172

HARVARD MEDICAL SCHOOL
FROM THE
LEONARD WYMAN
MEMORIAL
LIBRARY
OCT 1 1926
Ch L 9301.74
Ch L 9297.74
Ch L T 9297.1.184

總錄部 八百五十六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知音

傳曰惟君子爲能知音樂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至哉知音之爲難矣非夫天機朗悟識理玄契窮本知末探賾索隱參於象數之表宜乎神化之運又曷能經物造端制器垂範明治亂於

未兆表吉凶於先見洞達其節奏深究於義趣紬繹以極其妙演暢以攄其變俾夫成文而協律和聲而盡善播於樂府紀於人聽者焉蓋仲尼有言曰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乃知夫審音者非特鏗鏘擊拊之謂矣

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大夏西戎之國也）崑崙之陰取竹於解谷（崑崙上比谷名也）生其竅厚均者（竹孔與肉薄取谷中之竹生而肉孔外肉厚薄自然均者截以爲筩不復加削刮也）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爲黃鐘之宮（黃鐘之宮律之最長也）制十二筩以聽鳳之鳴其雄鳴六雌鳴亦六比黃鐘之宮而皆可以生之是爲律本（比合也可以生之謂上下相生也故謂之律本）至治之世天地之氣合而生風天地之風氣正十二律定（律得風氣以成聲風和乃律調也風氣正則十二月之氣名應其律不失其序）一曰黃帝使伶倫伐竹於昆谿斬而作笛吹之作鳳鳴

泠州鳩周景王時樂官王將鑄無射（無射鐘名律中無射）泠州鳩曰王其以心疾死乎夫樂天子之職也（職所主也）夫音樂之輿也（樂因音而行）而鐘音之器也（音繇器以發）天子省風以作樂（省風俗作樂以移之）器以鍾之（鍾聚也以器聚音）輿以行之（樂須音而行）小者不窕（窕細而不滿）大者不槬（槬橫大不入）則和於物物和則嘉成（嘉樂成也）故和聲入於耳而藏於心心億則

樂（億安也）飛則不成（不充滿人心）槬則不容（心不堪容）心是以感感實生疾今鍾槬矣王心弗堪其能久乎明年王病心

師曠晉太師也初衛靈公將之晉至於濮水之上舍夜半聞鼓琴聲問左右皆對曰不聞召師涓曰吾聞鼓琴音問左右皆不聞其狀一似鬼神爲我聽而寫之師涓曰諾因端坐援琴聽而寫之明日曰臣得之矣然未習也請宿習之靈公曰可因復宿明日報曰習矣即去之晉見晉平公置酒於施惠之臺酒酣靈公曰今者來聞新聲請奏之平公曰可即令師涓坐師曠旁援琴鼓之未終師曠撫而止之曰此亡國之聲也不可聽平公曰何道出師曠曰師延所作也延與紂爲靡靡之樂武王伐紂師延東悉自投濮水之中故聞此聲必於濮水之上先聞此聲者國削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願遂聞之師涓鼓而終之平公曰音無此最悲乎曠曰有平公曰可得聞乎師曠曰君德義薄不可以聽之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願聞之師曠不得已援琴而鼓之一奏之有玄鶴二八集乎廊門再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舞平公大喜起而爲師曠壽反坐問曰音無此最悲乎曠曰有音者

黃帝以大合鬼神今君德義薄不足以聽之聽之將敗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願遂聞之師曠不得已援琴而鼓之一奏之有白雲從西北起再奏之大風至而雨隨之飛廊瓦左右皆奔悉平公恐懼伏於廊屋之間晉國大旱赤地三年聽者或吉或凶夫樂不可妄興也又楚師伐鄭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南風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歌者以律以一日微故曰不競也師曠惟歌南北風者聽晉楚之強弱歲在豕韋月又建亥多死聲楚必無功南師不時歌故曰多在西北南師不時必無功不時謂叔向曰在其君德也言天時地利不如人和後

平公鑄爲鐘使工聽之皆以爲調矣師曠曰不調請更鑄之公曰吾皆爲調矣師曠曰後世有知音者知鐘不調也臣竊恥之至於師涓而果知其鐘之不調也

季札吳公子聘於魯請觀周樂爲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其衛風乎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

也歌豳曰美哉蕩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儉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鄶以下無譏焉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也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詘邇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

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猶有懇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修之見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也（周用六代之樂堯曰咸池黃帝）

日雲門魯受四代下周二等故不舞其二季札知之故曰有他樂吾不敢請

鍾子期夜聞擊磬者而悲且召問之曰何哉子之

擊磬若此之悲也對曰臣之父殺人而不得臣之母得而爲公家隸臣得而爲公家擊磬臣不睹臣之母三年於此矣昨日爲舍市而睹之意欲贖之無財身又公家之有也是以悲也鍾子期曰悲在心非手也非木非石也悲於心而木石應之以至誠故也

孔子語魯太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繳如也繹如也以成于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

孔子擊磬有荷蕢而過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徑徑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

孔子學鼓琴師襄子十日不進師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爲人也有間曰有所穆然而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丘得其爲人黯然而黑　黯黑貌　幾然而長　詩云顧而長兮眼如望羊　望視也　如王四國非文王其誰能爲此也師襄子避席再拜曰師蓋云文王操

賓牟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何也對曰病不得其衆也武謂周舞也備戒擊鼓驚衆病猶憂也以不得衆心爲憂憂其難也詠歎之淫液之何也對曰恐不逮事也詠歎淫液歌遲之也逮及也事伐事也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對曰及時事也時至武事當施也武坐致右憲左何也對曰非武坐也言武之事無坐也致謂睞至地也憲讀曰軒聲淫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言武歌在正其軍不貪商也時人或說其義爲貪商也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如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有司典樂者也傳猶說也荒老耄也言典樂者失其說也而時人安說也書曰王耄荒子曰唯丘之聞諸萇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萇弘周大夫賓牟賈起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則既聞命矣敢聞遲之遲而又久何也遲之遲謂久立於綴子曰居吾語女夫樂者象成者也揔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居猶安坐也揔干持盾也山立猶正立也象武王持盾正立待諸侯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陝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成猶奏也每奏武曲一終爲一成始奏象觀兵盟津時也再奏象克殷時也三奏象克殷有餘力而反也四奏象南方荊蠻之國侵畔者服也五奏象周公召公分職而治也六奏象兵還振旅也復綴反位止也崇充也凡六奏以充武樂也夾振之而駟伐盛振威於中國也夾振之者王與大將

夾舞者振鐸以爲節也每奏四伐一擊一刺爲一伐牧誓曰今日之事不過四伐五伐分夾而進事蚤濟也分猶部曲也事猶爲也濟成也舞者各有部曲之列又夾振之者象用兵務於是成也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象武王伐紂待諸侯也且女獨未聞牧之語乎欲以語作武樂之意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殷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祿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衅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苞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爲諸侯名之曰建櫜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稅劍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籍然後諸侯知所以敬五者天下之大教也郊射謂射宮於郊也左東學也右西學也貍首騶虞以所歌爲節也貫革射穿甲革也裨冕衣裨依而冠冕也裨衣衮之屬搢猶插也賁憤怒也文王之廟爲明堂制耕籍籍田者也食三老五更於太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悌也三老五更互言之爾皆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也冕而揔干親在舞位也周之太學曰東膠若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則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言武遲久爲重

禮
樂

子路鼓瑟有北鄙之聲孔子聞之曰信矣由之不才也冉有侍孔子曰求來爾不謂由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爲中節彼小人則不然執末而論本務剛以爲基故其音湫厲而微末以象殺伐之氣夫殺者乃亂亡之風也冉有以告子路子路曰由之罪也後果不得其死焉

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魯太師摯識關雎之聲而首理其亂者洋洋乎盈耳聽而美之也

師乙魯樂官也子貢見師乙而問焉曰賜聞聲歌各有宜也如賜者宜何歌也師乙曰乙賤工也何足以問所宜請誦其所聞而吾子自執焉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而歌小雅正直而清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夫歌者直已而陳德也動已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屢斷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屢數也斷事以其肆能直也見利而讓以其溫良能斷也斷儁決也臨事而屢斷勇也見

利而讓義也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保猶安也孰也故歌者上如抗下如墜曲如折止如藁本居中矩句中鉤纍纍乎端如貫珠言歌聲之著動人心之審宜有此事故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長言之引其聲也嗟歎和續之也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歎之至也

鄒忌以鼓琴見齊威王威王悅而舍之右室須臾王自鼓琴鄒忌推戶入曰善哉鼓琴也王勃然不悅去琴按劒曰夫子見容未察何以知其善也忌曰大絃濁以溫小絃廉折以清攫之深而釋之舒均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是以知其善忌曰不獨諸音夫治國家弭人民皆在其中又何爲絲桐之間忌曰大絃急以溫者君也小絃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釋之舒者刑罰審也均諧以鳴者政令一也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上下和鳴吏民相親也夫復而不亂者所以治昌也連而徑者所以存亡也故曰琴音調而天下治夫治國家弭人民無若乎五音者矣王曰善忌見三月而受相印

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我悲乎周曰臣烏能令足下悲哉所能令悲者先貴

而後賤先富而後貧不若身才高妙適遭暴亂不若處之隱絶不及四鄰屈折擯壓無所告訴臣一爲之徵操援琴則涕零矣今足下千乘之君廣厦遂房下羅帷來清風揚激楚舞鄭妾麗色淫目流聲娛耳水遊則連方舟載羽旗野遊則猟平原馳廣囿入則撞鐘擊鼓乎深宮之中雖有爨琴者固未能使足下悲也然臣所謂足下悲者一也千秋萬歲之後宗廟必不血食高臺既已壞曲池既已漸墳墓既已平嬰兒豎子採樵者蹦躅其足而歌其上曰未知孟嘗君尊貴乃若是乎於是孟嘗君泣焉垂臉周引琴而鼓之徐動宮徵叩羽角子丹孟嘗君泣涕增哀下而就之曰聞先生鼓琴文乃破國亡邑之人也

高漸離燕之善擊筑者荆軻刺秦王不中死秦逐太子丹荆軻之客皆亡漸離變名姓爲人傭保匿作於宋子縣名也今屬鉅鹿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彷徨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從者以告其主曰彼傭乃知音竊言是非家丈人召使前擊筑一坐稱善賜酒而高漸離念久隱畏約無窮時乃退出其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舉坐家皆驚下與抗禮以爲上客使擊筑而歌客無不流涕而去者宋子

知音

傳客之互以爲客聞於秦始皇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口高漸離也秦始皇措其善擊筑重赦之乃臛其目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高漸離乃以鉛置筑中復進得近舉筑朴秦始皇不中於是遂誅高漸離終身不復近諸侯之人

漢制氏以雅樂聲律世世在大樂官能紀其鏗鏘鼓舞

李延年善歌爲新樂聲是時武帝方興天地祠欲造樂令司馬相如等作詩頌延年輒承意絃歌所造詩爲之新聲曲延年繇是命爲協律都尉

候調武帝時樂人帝使調作箜篌以祠太乙或云侯暉所作其聲坎坎應節謂之坎侯聲訛爲箜篌者因工人姓爾

趙定勃海人宣帝神爵五鳳之間數有嘉應帝頗作歌詩欲興協律之事丞相魏相奏言知音善鼓雅琴者定與梁國龍德皆召見待詔

京房好鐘律知聲音房本姓李推律自定爲京氏官至魏郡太守後漢桓譚父成帝時爲太樂令譚以父任爲郎因好音律善鼓琴

劉昆能彈雅琴知清角之操常爲騎都尉

馬融善鼓琴好吹笛位至議郎

知音

蔡邕爲左中郎將好操音律坐事亡命在吳謂吳人曰吾昔嘗經會稽高遷亭見屋椽竹東間第十六可以爲笛取用果有異聲又吳人有爨桐以爨者邕聞火烈之聲知其良木因請而製爲琴果有美音而其尾猶焦故時人因名曰焦尾琴焉初邕在陳留也其鄉人有以酒食召邕者比往而主以酣焉客有彈琴於屏邕至門試潛聽之曰惋以樂召我而有殺心何也遂反將命者告主人曰蔡君向來至門而去邕素爲鄉邦所宗主人遽自追而問其故邕具以告莫不撫然彈琴者曰我向鼓琴見螳螂方向鳴蟬蟬將去而未飛螳螂艱爲之一前一卻吾心聳然惟恐螳螂之失也此豈爲殺心而形於聲者乎邕莞然而笑曰此足以當之矣邕志沈審志好琴道以嘉平元年入清溪訪鬼谷先生所居山五曲曲有幽居靈跡每一曲彫一弄三年曲成遂出呈於馬融王允董卓等而異之

魏阮瑀字元瑜太祖聞其名辟之不應連見偪促乃逃入山中太祖使人焚山得瑀送至召入太祖時征長安太延賓客怒瑀不與語使就技人列瑀善解音能鼓琴遂撫絃而歌因作歌曲曰奕奕天門開

大魏應期運青蓋巡九州在東西人怨望士爲知己死女爲悅己玩恩義荷敷暢他人焉能亂爲曲既捷音聲殊妙當時寇坐太祖大悅

杜夔河南人以知音爲雅樂郎漢末以世亂奔荆州荆州牧劉表令與孟曜爲漢主合雅樂樂備表欲庭觀之夔諫曰今將軍號不爲天子合樂而庭作之無乃不可乎表納其言而止後表子琮降太祖太祖以夔爲軍謀祭酒參大樂事因令創制雅樂夔善鐘律聰慧過人絲竹八音靡所不能惟歌舞非所長時散郎鄧靜尹齋善詠雅樂歌師尹胡能歌宗廟郊祀之舞師馮肅服養曉知先代諸舞夔總統研精漆考諸經近采故事教習講肄備作樂器詔復先代古樂皆自夔始也黄初中爲太樂令協律都尉鑄鐘工柴玉巧有意思形器之中多所造作亦爲當時貴人見知夔令玉鑄銅其聲均清濁多不如法數毀改作玉甚厭之反間夔清濁任意頗拒捍夔夔玉更相白於太祖太祖取所鑄鐘雜作更試然其知夔爲精而玉之妄也於是罪玉及諸子皆爲養馬士文帝愛待玉又嘗令夔與左願等於賓客之中吹笙鼓琴夔有難色絲是帝意不悅後因他事擊夔使願等就學夔自

謂所習者非雅仕官有本意猶不蒲遂黜免以卒弟子河南鄧登張泰穀各至大樂丞下邳陳禎司律中郎將自左延年等雖妙於音咸善鄭聲其好古從正莫及蒙

荀惲爲虎賁中郎將與賈充共定音律

吳周瑜精音樂三爵之後其有闕誤瑜必知之而顧吳人謹曰曲有誤周郎顧位至偏將軍

晉孫氏善哥舊曲宋識善擊節唱和陳左善清歌列和善吹笛赤素善彈箏宋生善琵琶尤發新聲並魏晉之世人也傅玄曰人若欽所聞而忽所見不亦惑乎設此六人生於上世越古今而無儔何但夔乎同契哉自後皆孫柔等之遺則也

荀勗爲光祿大夫既掌樂事又修律呂並行於世初勗於路逢趙賈人牛鐸識其聲及掌樂音韻未調乃曰得牛之牛鐸則諧矣遂下郡國悉送牛鐸果得諧者又作新律笛十二枚以調律呂正雅樂正會殿庭作之自謂宮商克諧然論者猶謂最暗解時阮咸妙達八音論者謂神解咸嘗心識最新律聲高以爲高近哀思不合中和每公會樂作最意咸謂之不調以爲異已乃出咸爲始平相後有王文耕於野得周時玉尺最以較已所治鐘鼓金石絲竹皆短較一米於

此伏咸之妙復咸歸勗既以新律造二舞次更修正鐘聲會勗覺未竟其業元康三年詔其子藩修定金石以施郊廟勗值喪亂莫有記之者勗子藩字大堅元康中爲黃門侍郎受詔成父所治鐘聲藩子遂字道玄亦解音樂位至尚書

阮咸字仲容爲始平太守妙解音律善彈琵琶雖處世不交人事惟共親知絃歌酣宴而已荀勗每與咸論音律自以爲遠不及也咸善奏琵琶而項長過於今制列十有三柱或太后時蜀人蒯郎於古墓中得類同謂之阮咸郎初得銅者時有識之太常必卿元行冲曰阮咸所造乃令匠人改以木爲之其音甚濁

稽康爲中散大夫彈琴詠詩自足於懷將刑東市顧視日影索琴彈之曰昔袁孝尼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每靳固之廣陵散於今絕矣時年四十海內人士莫不痛惜帝尋悟而思之

石崇字季倫善彈琵琶位至衛尉

成公綏字子安好音律嘗當暑承風而嘯冷然成曲因爲賦賦位至中書郎

阮瞻字千里善彈琴人聞其能多往求聽不問貴賤長幼皆爲彈之神氣冲和而不知向人所在內兄潘

岳每令鼓琴終日達夜無忤色是識者歎其恬淡不
不可榮辱矣位至太子舍人

謝鯤字幼輿能歌善鼓琴王衍稽紹並奇之爲王敦
大將軍長吏

紀瞻辯音律殆盡其妙位至散騎嘗侍驃騎將軍

桓伊爲西中郎將豫州刺史以與謝玄俱破符堅功
封永新縣侯進號江將軍伊善音樂盡一時之妙爲
江右第一得蔡邕柯亭笛嘗自吹之王徽之赴召京
師泊舟清溪側素不與徽之相識伊於岸上過舡中
客稱伊小字曰此桓野王也徽之便令人謂伊曰聞
君善吹笛試爲我一奏伊是時已貴顯素聞徽之名
便下車踞胡床爲作三調弄畢便上車去客主不交
一言時謝安女壻王國寶專利無簡安惡其爲人每
抑制之孝武末年嗜酒好內於是國寶讒諛之計稍
行而好利險詖之徒以安功名盛極而構會之嫌隙
遂成帝召伊飲宴安坐帝命伊吹笛伊神色無忤
即吹爲一弄乃放笛云臣於箏分乃不及笛然自足
以韻合歌管請以箏歌并請一吹笛人帝善其調達
乃勑御妓奏笛伊又云御府人於臣必自不合臣有
一奴善相使串帝稱賞其放率乃許召之奴既吹笛

伊撫箏而歌怨詩曰爲君既不易爲臣良獨難忠信事不顯乃有見疑患周旦佐文武金縢功不刋推心輔王政二叔反流言聲節慷慨俯仰可觀安泣下沾襟乃越席而就之捋其鬚曰使君於此不凡帝甚有愧色位至護軍將軍

戴逵字安道譙國人少有文藝善鼓琴太宰武陵王晞聞其能琴使人召焉逵對使者前破琴曰戴安道不爲王門伶人晞怒乃更引其兄述述樂聞命欣然操琴而往逵不樂當世以琴書爲娛義熙初以散騎侍郎徵不起尋卒

袁山松善音樂舊歌有行路難曲辭頗疎質山松乃文其辭句婉其節制因錯歌之聞者流淚位至吳郡太守

姚邕字子和姚興之弟封濟南公尤善音樂皆能度其盈虛爲改曲調世咸傳之號濟南新詞

知音第二

宋宗炳字少文南陽人妙善琴書謂人曰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古有金石弄爲諸桓所重桓氏亡其聲遂絕惟炳傳焉文帝遣樂師楊觀就炳受之數徵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知音第二

宋宗炳字少文南陽人妙善琴書謂人曰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古有金石弄爲諸桓所重桓氏亡其聲遂絶惟炳傳焉文帝遺樂師楊觀就炳受之數徵詔竝不應

顏師伯頗解聲樂位至尚書僕射領丹陽尹

范曄善彈琵琶能爲新聲文帝欲聞之屢諷以微旨曄僞若不曉終不肯爲帝嘗宴飲歡適謂曄曰我欲歌卿可彈曄乃奉旨帝歌既畢曄亦止絃位至右將軍太子詹事

謝綽善吹笙官至西陽太守

何承天能彈箏帝賜銀裝箏一面位至御史中丞

蕭思話善彈琴爲侍中領左衛將軍嘗從文帝登鍾山北嶺中道有盤石清泉帝使於石上彈琴因賜銀鍾酒謂曰相賞有松石間意

張永爲右光祿大夫曉音律孝武問永以太極殿前鍾聲嘶永答鍾有銅滓乃加鍾求其處鑿而去之聲遂清越

戴顒字仲若父逵善琴書顒並傳之凡諸音律皆能揮王會稽剡縣多名山故世居剡下顒及兄勃並受琴於父父没所傳之聲不忍復奏各造新弄勃五部並傳於世衡陽王義季亟從之遊顒又制長弄一部並傳於世衡陽王義季亟從之遊顒服其野服不改嘗度爲義季鼓琴並新聲變曲其三調遊絃廣陵止息之流皆與世異顒合何嘗白鷗二聲以爲一調號爲清曠中書令王綏嘗攜客造之

勃等方進豆粥綏曰聞君善琴試欲一聽不答綏恨而去顯隱遁有高名

沈懷遠吳興人大明中懷遠被徙廣州造繞梁其器與箜篌相似遠亡其器亦絕

南齊褚淵善彈琵琶武帝在東宮賜淵金鏤柄銀柱琵琶太祖曲江宴羣臣數人各使効伎藝淵彈琵琶王僧虔彈琴阮文季歌張敷兒舞王敬則拍王儉曰臣無所解惟知誦書因跪帝前誦相如封禪書帝笑曰此盛德之事吾何以堪之淵位至司徒領驃騎將軍錄尚書事

王僧虔爲尚書令僧虔解音律以朝廷禮樂多違正典民間競造新聲雜曲時太祖輔政僧虔上表宜命有司緝理遺逸悉加補綴事見納

蔡仲熊濟陽人也師事劉瓛學禮博聞瓛講月令畢謂學生嚴植曰江左以來陰陽律數之學廢矣吾今講此曾不得其髣髴仲熊謂人曰凡鍾律在南不容復得調平昔五音金石本在中土今既來南土氣偏陂音律乖爽仲熊宦至尚書左丞

蕭惠基永明中爲太常加給事中自宋大明已來聲伎所尚多鄭衞淫俗雅樂正聲鮮有好者惠基解音

律尤好魏三祖曲及相和歌每奏帝輒賞悅不能已
梁王冲爲南郡太守曉音律習歌舞
柳惲既善琴嘗以今聲轉棄古法乃著清調論具有
條流惲初宋世有嵇元榮羊蓋並善彈琴云傳戴安
道之法惲幼從之學特窮其妙竟陵王聞而引之以
爲法曹行參軍雅被賞狎王嘗置酒後園有晉謝安
鳴琴在側授惲惲彈爲雅弄子良曰卿巧越嵇心妙
臻羊體良質美手信在今辰豈可當世稱奇足可追
蹤古烈累遷太子洗馬惲父世隆善彈琴世稱柳公
喪璅爲士流第一惲每奏其父曲嘗感思復變體備
寫古曲嘗賦詩未就以筆插搖琴坐客過以筯扣之
惲驚其哀韻乃製爲雅音後傳擊琴始自於此
卞華字昭丘孤貧好學江左以來鍾律絕學至華乃
通焉位至尚書儀曹郎吳令
後魏陳仲孺神龜初自南歸國頗閑樂事請依前漢
京房立准以調八音有司問仲孺言前被符問京房
准定六十律之後雖有器存曉之者尠焉後漢熹平
末張光等猶不能定絃之急緩聲之清濁仲孺自受
何師出何典籍而云能曉答曰仲孺在江左之日頗
愛琴又嘗覽司馬彪所撰續漢書見京房准衍成數

昭然而張光等不能定仲孺不量庸昧竊有意焉遂竭愚思鑽研甚久雖未能測其微妙至無聲韻頗有所得度量衡曆皆出黃鍾雖造管察氣經史備有但氣有盈虛黍有巨細差之毫釐失之千里自非管應時候聲驗吉凶則是非之源諒亦難定此則非仲孺若分數如短則六十微羽類皆小清語其大本居然淺識所敢聞之至於準者本以代律取其分數調較樂器則宮商易辨若尺寸小長六十宮商相與微濁微異至於清濁相宜諧會歌管皆得應合雖積黍驗氣取聲之本清濁諧會亦須有方若閑準意則辨五聲清濁之韻若善琴術則知五調調音之體參此二途以均樂器則自然應和不相奪倫如不練此必有乖謬按後漢順帝陽嘉二年冬十月行禮群雍奏應鍾始復黃鍾作樂器隨月律是爲十二之律必須次第爲宮而商角徵羽以類從之舜調聲之體宮商宜濁徵羽用清若依公孫崇止以十二律聲而云還相爲宮清濁悉足非惟未練五調調器之法至於五聲次第自是不足何者黃鍾爲聲氣之元其管最長故以黃鍾爲宮太簇爲商林鍾爲徵則一往相順若均之入音猶須錯採樂聲配成其美若以應鍾爲宮大

呂爲商雖賓爲徵則徵濁而宮清雖有其韻不成音
曲若以夷則爲宮則十二律中惟得取中呂爲徵其
商夾羽竝無其韻若以中呂爲宮則十二律内全無
所取何者中呂爲十二之竅變律之首依京房書中
呂爲宮乃以去滅爲商執始爲徵然後方韻而崇乃
以中呂爲宮猶用林鍾爲商黄鍾爲徵何繇可諧仲
孺以爲調和樂器文脩五聲非唯不妙若如嚴嵩父
子心賞清濁是則爲難若依案見尺作准調絃緩急
清濁可以意推爾但音聲精微史傳簡畧舊誌惟云
準形如瑟十三絃隱間九尺以應黄鍾九寸調中一
絃令與黄鍾相得按盡以求其聲聲遂不辨准須柱
以成柱有高下絃有粗細餘十一絃復應若爲致合
攬者迎前拱手又按旁准九尺之内若一十七萬七
千一百四十七分一尺之内爲萬九千六百八十三
分又寢十之是爲於准一寸之内亦有萬九千六百
八十三分然則於准一分之内乘爲二千分又爲小
分以辨强弱中間至促雖離朱之明猶不能窮而分
之雖然仲孺私曾考驗但前却申柱使入准嘗尺分
之内則相生之韻已自應合然分數既微器宜精妙
其準面平直須如停水其中絃一柱高下須與二頭

臨岳一等移柱上下之時不使離絃不得舉絃又中絃粗細須與琴宮相類中絃須施軫如琴以軫調聲令與黃鍾一管相合中絃下依數盡出六十律清濁之節其餘十二絃準此中絃按盡一周之聲度著十二絃上臨時不動即於中絃以次運行取十二律之商徵商徵然後依相生之法以均樂器其琴調以宮既定又依琴五調調聲之法以均樂器其琴調以宮爲主清調以商爲主平調以角爲主五調各以一聲爲主然後錯採衆聲以文飾之方如錦繡自上代來消息調准之方竝史文所略出仲孺愚思若事有乖此則音不和平仲孺尋准之分數精微如彼定絃緩急艱難若此而張光等視掌尚不識藏中有准既未識其器又安能施絃也且燧人不師資而習火廷壽不束修以變律故云知之者欲教其無從心達者體知而無師苟有毫釐所得皆關心抱豈必要經師授然後爲奇哉但仲孺自省庸淺才非一足下可粗識音韻終言其理致爾時尚書蕭寶寅又奏金石律呂制度調均自古以來歷或通曉仲孺雖粗述書文頗有所說而學不師授云出已心又云舊器不任必須更造然後克諧上遣用舊之旨輕欲制造臣切思量

不合依許韶曰禮樂之事非嘗人所明可如其所
源懷爲車騎大將軍雅知音律雖在白首至安居之
暇嘗自彈絲竹
高允好音樂每至伶人絃歌鼓舞嘗擊節稱善位至
中書令
柳諧善鼓琴以新聲手勢京師士子翕然從學除著
作佐郎
裴竊之字幼重好琴書其內弟柳諧善鼓琴竊之師
諧而微不及也官至平東將軍汝南太守
趙煦字賓育好音律以善歌聞於世位至秦州刺史
鄭述祖能鼓琴自造龍唫十弄云嘗夢人彈琴窻而
寫得當時以爲絕妙位至兗州刺史
爾朱文略聰明敏善音律曾採諸聲別造一
器號曰八絃時人稱其思理位至尚書儀郎
馬上彈胡琵琶奏十餘曲試使文略寫之遂得其八
帝戲之曰聰明人多不壽耆梁郡以父蔡爲梁王襲封梁其慎
之文略對曰命之修短皆在明公帝嘿然曰此不足
慮也
李神威幼有風裁好音樂撰集樂書近於百卷位至

尚書左丞

後周斛斯徵爲太常卿解音律樂有錞于者近代絕無此器或有自蜀得之皆莫之識徵見之曰此錞于也衆弗之信徵遂依于寶周禮注以苦筒捋之其聲極清衆乃歎服徵仍取以合樂焉

長孫紹遠爲太常卿廣召工人創造樂器土木絲竹各得其宜唯黃鍾不調紹遠每以爲恨嘗因退朝經韓使君佛寺前過聞浮圖三層之上有鳴鐸焉忽聞其音雅合宮調取而配奏方若克諧紹遠乃啓明帝行之

隋蘇夔與鄭譯何妥議樂得罪議寢不行著樂志十五篇以見其志數載拜太子令人以罪免居數年仁壽十年詔天下舉達禮樂之源者晉王昭時爲雍州牧舉夔應之與諸州所舉五十餘人謁見帝望夔謂侍臣曰惟此一人稱吾所舉位至光祿大夫長孫覽尤曉鍾律位至涇州刺史

萬寶嘗父大通從梁將王琳歸于齊後復謀還江南事泄伏誅錄是寶嘗被配爲樂戶因而妙達鍾律遍工八音造玉磬以獻於齊又嘗與人方食論及聲調時無樂器寶嘗因取前食器及雜物以箸和之品其

高下宮商畢諧於絲竹大爲時人所賞然歷周洎隋
俱不得調開皇初沛國公鄭譯等定樂初爲黃鍾調
寶嘗雖爲伶人譯等每召與議然言多不用後譯樂
成奏之帝召寶嘗問其可否寶嘗曰此亡國之音豈
陛下之所宜聞帝不悅寶嘗因極言樂聲哀怨淫放
非雅正之音請以水尺爲律以調樂器帝從之寶嘗
奉詔遂造諸樂器其聲率下鄭譯調二律并撰樂譜
六十四卷具論八音旋相爲宮之法改絃移柱之制
爲八十四調一百四十四律變化終於一千八百聲
時人以周禮有旋宮之義自漢魏以來知音者皆不
能通見寶嘗特創其事皆哂之至是試令爲之應手
成曲無所凝滯見者莫不嗟異於是損益樂器不可
勝紀其聲音雅淡不爲時人所好太嘗善聲者多排
毀之寶嘗嘗聽太嘗所奏樂泫然而泣人問其故寶
嘗曰樂聲淫厲而哀天下不久相殺將盡時四海全
盛聞其言者皆謂爲不然大業之末其言卒驗後無
人賸遺竟餓而死及將死追取其所著書而焚之曰
何用此爲見者於火中探得數卷見行於世時論哀
之寶嘗死開皇之世鄭譯何妥盧賁蘇夔蕭吉並討
論墳籍撰著樂書皆爲當時所用至於天然識樂不

及寶嘗遠矣安馬駒曹妙達王長通郭全樂等能造曲爲一時之妙多習鄭聲而寶嘗所爲皆歸於雅此韋睿公議不附寶嘗然皆心服謂以爲神

曹妙達安馬駒皆北齊人開皇初以藝遊王公之門新聲變曲傾動當世天子不能禁也帝嘗令妙達理郊廟樂成寫傾杯行天之聲鄭譯知鐘律位至上柱國

王令言樂人也好妙達音律大業末煬帝將幸江都令言之子嘗從於戶外彈胡琵琶作翻調安公子曲令言驚臥室中聞之大驚蹶然而起曰變變急呼其子曰此曲與自早晚其子對曰頃來有之令言遂斂衽流涕謂其子曰汝慎無從行帝必不反乎問其故令言曰此曲宮聲往而不反夫宮者君也吾所以知之

唐張文收善音律嘗覽蕭吉樂譜以爲未甚詳悉乃取歷代公革截竹爲十二律吹之備盡旋宮之義太宗召文收於太嘗令與少卿祖孝孫參定雅樂太樂有右鐘十二近代用其七餘有五鐘俗號啞鐘莫能通者文收吹律調之聲皆響徹時人咸服其妙尋授協律郎總章中濶州刺史元龜總錄部

音其歲閏月造者得月數當十三今闕其一於黃鍾
東九尺揣得焉下州求之如其言而得也
趙師宇邪利天水人也善琴貞觀初獨步上京嘗云
吳聲清婉若長江廣流綿綿徐逝有國士之風蜀聲
躁急若擊浪奔雷亦一時也
李嗣眞爲始平令皇太子賢使樂工於東宮新作寶
慶之曲曲成而工者奏於太清觀嗣眞謂道士劉槩
輔儼曰此樂宮商不和君臣相阻之徵也角徵失次
爻子不協之兆也殺聲既多哀調又苦國家無事則
太子受其咎也居數月而賢廢槩儼奏其事擢嗣眞

爲太常丞使知五禮儀注嗣眞私謂人曰禍猶未已
上風柔綏日侵不親庶務事無巨細決於中宮持權
與人收之不易宗室雖衆皆在散位君中制外其勢
不敵吾恐諸王藩翰皆爲中宮所蹂踐矣且自隋以
來樂府堂堂之曲（再言堂者是堂氏再受命也）若中宮僭擅復歸
子孫則爲受命矣近日閭巷又有側堂堂堂撓堂堂之
謠側者不正之辭撓者不安之稱吾見患難之作不
復久矣唐承周隋離亂之後樂懸散失獨無徵音國
性所關知者莫敢聞達其事天后末嗣眞爲御史大
夫嘗密求之不得一旦秋爽聞磬聲有應者在今弩

營是當時英公宅又數年無繇得之其後敬業舉兵敗天后潴其宮嗣眞乃求得喪車一鐸入而振之於東南隅果有應者遂掘之得石一段裁爲四具補樂懸之散闕今享宗廟郊天柱簨簴者乃嗣眞所得者也

裴知古爲太嘗令神龍元年正月則天享太廟知古謂萬年令元行冲曰金石諧和當有吉慶之事其在唐室子孫乎其月中宗即位知古路逢乘馬者聞其聲切云此人當墜馬好事者隨觀之行未半里馬驚墜殆死嘗觀人迎婦聞佩玉聲曰此婦人不利姑是日姑有疾其知音皆此類也

衛道弼近代言樂爲最天下莫能以聲欺者曹紹夔次之弼夔皆爲太樂令享北郊監享御史有怒於夔欲以樂不和爲之罪雜扣鐘聲使夔闇名之無誤繇是反欵伏又雒陽有僧房中磬日夜自鳴僧以爲怪懼而成疾求術士百方禁之終不能已紹夔素與僧善來問疾僧具以告俄擊齋鐘磬復作聲紹夔笑曰明日可設盛饌當相爲除之僧雖不信紹夔言冀其或效乃具饌以待紹夔食訖出懷中錯鑢聲數處而去遂絕僧告問其所以紹夔云此磬與鐘律合故擊

彼此應僧大喜疾亦愈

姚誾梁國公崇之姪孫妙於絲竹位至城父令

王維博學多藝人有得奏樂圖不知其名維視之曰

霓裳第三疊第一拍也好事者集樂工按之一無差

忒咸服其精思官至尚書右丞

宋沇善音律太嘗久亡徵調沇考鐘律得之

李勉罷相爲太子太師善鼓琴好屬詩妙知音律能

自製琴又巧思

衛次公爲渭南尉次公善鼓琴京兆尹李齊運使其

子交歡意次公誨之琴次公不許繇是終身未嘗操

絃位至淮南節度使

杜式方爲太嘗寺主簿明練鐘律有所考定深爲卿

高郢所賞

韓皐生知音律嘗觀彈琴至止息歎曰妙哉稽生之

爲是曲也其當晉魏之際乎其音主商商爲秋聲秋

也者天將搖落肅殺其歲之晏乎又晉乘金運商金

聲此所以知魏之季而晉將代也慢其商絃與宮同

音是臣奪君之義也所以知司馬氏之將篡也司馬

懿受魏明帝顧託後嗣反有篡奪之心自誅曹爽逆

節彌露王陵都督楊州謀立荊王彪毋丘儉王欽諸

葛誕前後相繼爲揚州都督咸有興復魏室之謀皆爲懿父子所殺叔夜以楊州故廣陵之地彼四人者皆魏室文武大臣咸敗於廣陵散言魏氏散亡自廣陵始也止息者晉雖暴興終止息此也其哀憤躁蹙疾痛迫脅之音盡在於是矣永嘉之亂其應乎叔夜撰此將貽後代之知者且避晉魏之禍所以託之神鬼也皐之於音可謂至矣位至左僕射東都晉守

崔令卿爲太嘗丞文帝欲造雲韶樂曲召令卿對令卿指陳根本兼言聲音之道帝歎異久之遷太僕卿

令卿善吹律盡枇其管使如簫焉以吹之諸於金石絲竹之音自近代通於聲律者無與令卿爲比

李可及咸通中伶官善音律尤能轉喉爲新聲音辭雲朝霞文宗朝以善吹笛進文宗爲新聲雅樂朝霞曲折聽者忘倦京師屠酤少年效之謂之拍彈時同能承意變聲頗符帝旨爲教坊副使

昌公主除喪懿宗與郭淑妃悼念不已可及爲作歌百年舞曲舞人皆盛飾珠翠仍畫魚龍翅衣以列之曲終樂闋珠翠覆地詞語悽惻聞者流涕又嘗於安國寺作菩薩蠻舞帝益憐之

周王仁裕初仕晉爲司封郎中仁裕爲文之外亦曉

音律天福五年八月戊申宴羣臣於永福殿樂奏黃鍾仁裕曰音不純肅聲不和振其將有爭者乎或問之曰奚以知其然對曰大樂有天地辰宿有軌數形色有陰陽逆順有離合隱見天數五地數六六五相合十一月而生黃鍾黃鍾者同律之主五音之元宮也子寅卯巳未酉戌謂之羽子寅辰午未酉亥謂之宮子丑卯巳未申戌謂之角子卯辰巳未酉戌謂之商四者靡靡成章峻而出厲鄭衛之音此之謂也雖高有所忽微中有所闕漏與夫推曆生律以律合呂九六之偶旋相爲宮三正生天地之美七宗固陰陽之序者於其通人神宣歲功生成軌儀之德紀協長大之筭則精麄異矣在乎審治亂察盛衰原性情應形兆則殊途而同歸也三正者一爲天二爲地三爲人七宗者黃鍾爲宮大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角爲木商爲金宮爲土變徵爲日變宮爲月徵爲火羽爲水龍角元龜天豕井侯主乎角平亢河鼓婁聚輿鬼主乎商天根須女庖俎烏喙主乎宮辰馬陰虛旄頭天都主乎變徵大火丘封天高烏摶主乎變宮龍尾玄室四兵天倡主乎徵天津東壁參代輹車主乎羽角之數六

十有四商之數七十有二宮之數八十有一變徵之數五十有六變宮之數四十有二徵之數五十有四羽之數四十有八極商之數九十陽之數一百二十有八陰之數一百一十有二五音之數畢矣神無形而有化處乎聲數之間故昭之以音合之以籌音以定主算以求象觸於耳而徹於心繇是而知也夫何疑哉

王朴爲樞密使朴多所該綜至如星緯聲律莫不畢殫其妙所撰大周欽天曆及律準幷行於世

總錄部 八百五十八

醫術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周官有醫師之職掌醫之政令聚毒以供其事藉勞而制其食蓋以十全者爲上失傳曰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又曰三折肱知爲良醫誠以其繼志肄業傳習精練除疾蠲痾功効顯著之謂也自兪扁和緩擅名

於前代漢魏而下高手繼出其操術之妙亦幾於神簡策所紀爛然可觀若乃審四時之候究六藏之本調五味五穀五藥之品視五氣五聲五色之狀兩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九臟之動則人之死生繫焉在執藝之工爲難能矣

醫緩秦人也晉景公疾病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爲之緩醫名爲猶治也未至公夢病爲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肓焉也心爲下膏醫至曰疾不可爲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爲也達針也公曰良醫也

原爲之禮而歸之

醫和秦人也晉平公有疾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爲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蠱惑也非鬼非食惑以喪志惑女色而失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良臣不規救君過故將死而不爲天所祐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五聲之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此謂先王之樂得中聲聲成五降而息也降罷退也於是有煩手淫聲慆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五降而不息則雜物並奏所以成鄭衛之聲雜物亦如之言百事皆如樂不可失節至於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煩不舍則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儀

節也非以慆心也（爲心之節儀使動不過度）天有六氣（謂陰陽風雨晦明也）降生五味（謂金味辛木味酸水味鹹火味苦土味甘皆繇陰陽風雨而生）發爲五色（辛色白酸色青鹹色黑苦色赤甘色黃發見也）徵爲五聲（白聲商青聲角黑聲羽赤聲徵黃聲宮徵也）淫生六疾（淫過也滋味聲色所以養人然過則生害）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爲四時序爲五節（六氣之化分而序之則成四時得五行之節）過則爲菑（古災字）陰淫寒疾（寒過則爲冷）陽淫熱疾（熱過則喘渴）風淫末疾（末四肢也風緩急）雨淫腹疾（雨濕之氣爲洩注）晦淫惑疾（晦夜也爲宴寢過節則心惑亂）明淫心疾（明盡也思慮煩多心勞生疾）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女嘗隨男故言陽物家道嘗在夜故言晦時）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平出告趙孟趙孟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主相晉國於今八年晉國亂諸侯無闕可謂良矣和聞之國之大臣榮其[illegible]任其大節有菑禍興而無改焉（改改行以救菑）必受其咎今君至於淫以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禦吾是以云也（云主將死）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淫溺沒於嗜欲）於文皿蟲爲蠱（文字皿器也器受蟲爲害者爲蠱）穀之飛亦爲蠱（穀久積則變爲飛蟲名曰蠱）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巽下艮上蠱巽爲長女爲風艮爲少男爲山少男而說長女非匹故惑山木得風而落）皆同物也（物猶類也）趙孟曰良醫也乃厚禮而歸之文摯宋醫也齊王疾痏（齊王惛王宣王之子痏鮮痏也一曰善瞳臥也）使人

之宋迎文摯文摯視王之疾謂太子曰王之疾必可已也已猶愈也雖然王疾不可治怒王則摯必死怒讀强弩之弩太子頓首强請曰苟已王之疾臣與臣之母以死爭之於王王必幸臣之母幸哀也願先生之勿緩也文摯曰諾請以死爲王爲治與太子期而將往不當者三不如期也齊王固已怒矣文摯至不解屨登牀履王衣問王之疾王怒而不與言故不解屨以履王衣欲令王怒也王怒果甚不與文摯言之也文摯因出固數而重怒王叱起疾乃遂已已徐愈也王大怒不說將生京文摯太子與王后急爭之而不能得果以鼎生京文摯烹之三日三夜其顏色不變也文摯曰誠欲殺我則胡不襄之以絶陰陽之氣王使覆之文摯乃死

趙扁鵲渤海郡鄭人也鄭當爲鄭今莫州縣姓秦氏名越人少時爲人舍長舍客長桑君亦知扁鵲非常人也出入十餘年乃呼扁鵲私坐間與語曰我有禁方年老欲傳與公公毋泄扁鵲曰敬諾乃出其懷中藥與扁鵲飲是以上池之水上池水謂水未至地蓋承露及竹木上取之以和藥服之三十日當知物矣乃悉取其禁方書盡與扁鵲忽然不見殆非人也扁鵲以其言飲藥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以此視病

盡見五藏癥結特以診脉爲名爾爲醫或在齊或在趙在趙者名扁鵲當晉昭公時趙簡子爲大夫專國事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於是召扁鵲扁鵲入視病出董安于問扁鵲扁鵲曰血脉治也而何怪昔秦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友與子輿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所學也帝告我晉國且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國（而汝也）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秦策於是出夫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敗秦師於殽而歸縱淫此子之所聞今主公之病與之同不[illegible]

三日必間間必有言也居三日半簡子寤語諸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游於均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有一熊欲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又有羆來我又射之中羆羆死帝甚喜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帝蜀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世衰七世而亡嬴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而亦不能有也董安于受言書而藏之以扁鵲言告簡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後扁鵲過虢虢太子死扁鵲至虢宮門下問中庶子喜方者曰太子何病國中治禳過於衆事

中庶子曰太子病血氣不時交錯而不得泄暴發於外則爲中害精神不能止邪氣邪氣畜積而不得泄是以陽緩而陰急故暴蹷而死扁鵲曰其死何如時曰鷄鳴至今曰收乎曰未也（收謂棺斂）其死未能半日也言臣齊渤海秦越人也家在於鄭未嘗得望精光侍謁於前也聞太子不幸而死臣能生之中庶子曰先生得無誕之乎何以言太子可生也臣聞上古之時醫有俞跗治病不以湯液醴灑鑱石橋引按杌毒熨一撥見病之應因五藏之輸乃割皮解肌訣脉結筋搦髓腦揲荒爪幕湔浣腸胃漱滌五藏練精易形先生之方能若是乎則太子可生也不能若是而欲生之曾不可以告咳嬰之兒終日扁鵲仰天嘆曰夫子之爲方也若以管窺天以郄視文越人之爲方也不待切脉望色聽聲寫形言病之所在聞病之陽論得其陰聞病之陰論得其陽病應見於大表不出千里決者至衆不可曲止也子以吾言爲不誠試入診太子當聞其耳鳴而鼻張循其兩股以至於陰當尚溫也中庶子聞扁鵲言目眩然而不瞋舌撟然而不下乃以扁鵲言入報虢君虢君聞之大驚出見扁鵲於中闕曰竊聞高義之日久矣然未嘗得拜謁於前也

先生過小國幸而舉之偏國寡臣幸甚有先生則活無先生則棄捐填溝壑長終而不得反言未卒因噓希服臆竈精泄橫流滂長潛（一云言未卒因涕泣交流噓唏不能自止）忽弃睞悲不能自止容貌變更扁鵲曰若太子病所謂尸蹷者也夫以陽入陰中動胃纏緣中經維絡（維一作結）別下於三焦膀胱是以陽脈下遂（作喙）陰脈上爭會氣閉而不通陰陽內行下內鼓而不起上外絕而不爲使上有絕陽之絡下有破陰之細破陰絕陽之色已癈（一作發）脈亂故形靜如死狀太子未死也夫以陽入陰支蘭藏者生以陰入陽支蘭藏者死凡此數事皆五藏蹷中之時暴作也良工取之拙者疑殆扁鵲乃使弟子子陽厲鍼砥石以取外三陽五會有間太子蘇乃使子豹爲五分之熨以八減之齊和煮之以更熨兩脅下太子起坐更適陰陽但服湯二旬而復故故天下盡以扁鵲爲能生死人扁鵲曰越人非能使之起爾（虢自晉獻公時滅至是二十餘年矣蓋傳誤也）扁鵲過齊齊桓侯客之入朝見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謂左右曰醫之好利也欲以不疾者爲功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血脈不治恐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

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腸胃間不治將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望見桓侯而退走桓侯使人問其故扁鵲曰疾之居腠理也湯熨之所及也在血脉鍼石之所及也其在腸胃酒醪之所及也在骨髓雖司命無奈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後五日桓侯體病使人召扁鵲扁鵲已逃去桓侯遂死是時齊無桓侯即日和之子桓公也扁鵲名聞天下過邯鄲聞貴婦人即爲帶下醫過雒陽聞周人愛老人即爲耳目痺醫來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即爲小兒醫隨俗爲變秦太醫令李醯自知伎不如扁鵲也使人刺殺之至今天下言脉者繇扁鵲也

漢太倉公者爲齊國太倉長姓淳于氏名意少而喜醫方術高后八年更受師同郡元里公乘陽慶年七十餘無子時使意盡去其故方更悉以禁方與之傳黃帝扁鵲之脉書五色診病知人死生決嫌疑定可治及藥論甚精時受之三年爲人治病決死生多驗然左右行游諸侯不以家爲家或不爲人治病病家多怨之者文帝詔召問所爲治病死生驗者幾何人主名爲誰意對曰自意少時喜醫藥方試之多不驗者至高后八年 意年二十六 得是師臨菑元里公乘陽

慶慶年七十餘意得見事之謂意曰盡去而方書非是也慶有古先道遺傳黃帝扁鵲之脉書五色診病知人生死決嫌疑定可治及藥論書甚精我家給富心愛公欲盡以我禁方書悉教於公臣意即曰幸甚非意之所敢望也臣意即避席再拜謁受其脉書上下經五色診奇咳術揆度陰陽外變藥論石神接陰陽禁書受讀解驗之可一年所明歲即驗之有驗然尚未精也要事之三年所即當已爲人治診病決死生有驗精良今慶已死十年所臣意年盡三年年三十九歲也齊侍御史成自言病頭痛臣意診其脉告曰君病惡不可言也即出獨告成弟昌曰此病疽也內發於腸胃之間後五日當嘔膿後八日發膿死成之病得之飲酒且內成即如期死所以知成之病者臣意切其脉得肝氣濁一作濇而靜一作清此內關之病也脉法曰脉長而弦不得代四時者其病主在於肝和即經主病也代則絡脉有過經主病和者其病得之筋髓裹其代絕而脉貫者病得之酒且內所以知其後五日而嘔膿死者切其脉時少陽初代代者經病病去過人人則去絡脉主病當其時少陽初關一分故中熱而膿未發也及五分則至少陽

之界一作分下章曰肝與心相去五分故曰五日盡也及八日則嘔膿死故上二分而膿發五界而臅腫盡泄而死熱上則熏陽明爛流絡流絡動則脉結發脉結發則爛解故絡交熱氣已上行至頭而動故頭痛齊王中子諸嬰兒小子病召臣意診切其脉告之曰氣鬲病使人煩懣食不下時嘔沐病得之少憂數忔食飲臣意即爲之作下氣湯以飲之一日氣下二日能食三日即病愈所以知小子之病者診其脉心氣也濁一作澀又作極躁而經也此絡陽病也脉法曰脉來數病去難而不一者病主在心周身熱脉盛者爲重陽重陽者逷心主逷盪也謂病盪心者猶刺其心故煩懣食不下則絡脉有過絡脉有過則血上出血上出者死此悲心所生也病得之憂也齊郎中令循病衆醫皆以爲蹷入中而刺之臣意診之曰湧疝也令人不得前後溲循曰不得前後溲三日矣臣意飲以火齊湯一飲得前溲再飲大溲三飲而病愈病得之內所以知循病者切其脉時右口氣急右一作又脉無五藏氣右口脉大而數數者中下熱而湧左爲下右爲上皆無五藏應故曰湧疝中熱故溺赤也齊中御府長信病臣意入診其脉告曰熱病氣也然暑汗脉少衰不死曰此病得之當浴流水而寒其

已則熱信曰唯然往冬時爲王使於楚至莒縣陽周水而莒橋梁頗壞信則繫車轅未欲渡也馬驚即墜信身入水中幾死吏即來救信出之水中衣盡濡有間而身寒已熱如火至今不可以見寒臣意即爲之液火齊湯遂熱一飲汗盡再飲熱去三飲病已即使服藥出入二十日身無病者所以知信之病者切其脉時并陰脉法曰熱病陰陽交者死切之不交并陰并陰者服順清而愈其熱雖未盡猶活也腎氣有時間濁（濁一作黽）在太陰脉口而希是水氣也腎固主水故以此知之失治一時即轉爲寒熱齊王太后病召臣意入診脉曰風癉客脬難於大小溲溺赤臣意飲以火齊湯一飲即前後溲再飲病已溺如故病得之流汗出滲滲者去衣而汗晞也所以知齊王太后病者臣意診其脉切其太陰之口滋然風氣也脉法曰沉之而大堅浮之而大緊者病生在腎腎切之而相反也脉大而躁躁大者膀胱氣也躁者中有熱而溺赤齊章武里曹山跗病臣意診其脉曰肺消癉也加以寒熱即告其人曰死不治適其供養此不當醫治法曰後三日而當狂妄起行欲悉後五日死即如期死山跗病得之盛怒而以接內所以知山跗之病者臣

意切其脉肺氣熱也脉法曰不平不鼓形弊一作散此五藏高之遠數以經病也故切之時不平而代不平者血不居其處代者時參擊竝至乍躁乍大也此兩絡脉絶故死不治所以加寒熱者言其人尸奪尸奪者形弊形弊者不當關灸鑱石及飲毒藥也臣意未往診時齊太醫先診山跗病灸其足少陽脉口而飲之半夏丸病者即泄注腹中虛又灸其少陰脉是壞肝剛絶深如是重損病者氣以故加寒熱所以後三日而當狂者肝一絡連屬結絶乳下陽明故絡絶開陽明脉傷即當狂走後五日死者肝與心相去五分故曰五日盡即死矣齊中尉潘滿如病小腹痛臣意診其脉曰遺積瘕也臣意即謂齊大僕臣饒內史臣繇曰中尉不復自止於內則三十日死後二十餘日溲血死病得之酒且內所以知潘滿如病者臣意切其脉深小弱其卒然合一云未然合合也是脾氣也右脉口氣至緊小見瘕氣也以此相承故三十日死三陰俱搏者如法不俱搏者決在急期一搏一代者近也故其三陰搏溲血如前止前一作勤也陽虛侯相趙章病召臣意衆醫皆以爲寒中臣意診其脉曰迵風言動徹入四支迵風者飲食下嗌謂喉下也而輒出不留法曰五日死

而後十日乃死病得之酒所以知趙章之病者臣意切其脈脈來滑是內風飲食下嗌而輒出不留者法五日死皆爲前分界法後十日乃死所以過期者其人嗜粥故中藏實中藏實故過期師言日安穀者過期不安穀者不及期濟北王病召臣意診其脈曰風蹙胸滿卽爲藥酒盡三石病已得之汗出伏地所以知濟北王病者臣意切其脈時風氣也心脈濁（一作惡）病法過入其陽陽氣盡而陰氣入陰氣入張則寒氣上而熱氣下故胃滿汗出伏地者切其脈氣陰陰氣者病必入中出及瀕水也齊北宮司空命婦出於病婦（一作奴）蓋女奴也　衆醫皆以爲風入中病主在肺（肺一作肝）刺其足少陽脈臣意診其脈曰病氣痂客於膀胱蹙攣於大而實其來難是蹙陰之動也脈來難者痂氣之客於膀胱也腹之所以腫者言蹙陰之絡結小腹也蹙前後溲而溺赤病見寒氣則遺溺使人腹腫出於病得之欲溺不得因以接內所以知出於病者切其脈陰有過則脈結動動則腹腫臣意卽灸其足蹙陰之脈左右各一所卽不遺溺而溲清小腹痛止卽更爲火齊湯以飲之三日而痂氣散卽愈故濟北王阿母（一作齊王母）自言是熱而薄臣意告曰熱蹶也卽刺其足

心各三所案之無出血病旋已病得之飲酒大醉濟北王召臣意診脉諸女子侍者至女子豎豎無病臣意告永巷長曰豎傷脾不可勞法當春嘔血死臣意言王曰才人女子豎何能王曰是好爲方多伎能爲所是案法新所一作取往年市之民所四百七十萬曹偶四人臣欽若曰史記索隱曹偶猶等輩也王曰得毋有病乎臣意對曰豎病重在死法中王召視之其顏色不變以爲不然不賣諸侯所至春豎奉劍從王之厠王去豎後王令人召即仆於厠嘔血死病得之流汗流汗者同法病內重毛髮而色澤脉不衰此亦關內之病也齊中大夫病齵齒臣意執其左太陽明脉即爲苦參湯日漱三升出入五六日病已得之風及臥問曰食而不漱菑川王美人懷子而不乳來召臣意臣意往飲以莨蕩藥一撮以酒飲之旋乳臣意復診其脉而脉躁躁者有餘病即飲以消石一齊出血血如豆比五六枚齊丞相舍人奴從朝入宮臣意見之食於閨門外望其色有病氣臣意即告宦者平平好爲脉學臣意所臣意即示之舍人奴病告之曰此傷脾氣也當至春鬲塞不通不能食飲法至夏泄血死宦者平即往告相曰君之舍人奴有病病重死期有日相君曰卿何

以知之曰君朝時入宮君之舍人奴盡食閒門外平與倉公立卽示平曰病如是者死相卽召舍人奴而謂之曰公奴有病乎舍人曰奴無病身無痛者至春果病至四月泄血死所以知奴病者脾氣周乘五藏傷部而交故傷脾之色也望之殺然黃察之如死青者胃氣黃者土氣也土不勝木故至春死所以至夏死者脉法曰病重而脉順清者曰內關內關之病人不知其所痛心急然無苦若加以一病死中春一愈順及一時其所以四月死者診共人時愈順愈順者

人尚肥也奴之病得之流汗數出炙於火而以出見大風也蒲川王病召臣意診脉曰蹙上爲重頭痛身熱使人煩懣臣意卽以寒水拊其頭刺足陽明脉脉出血左右各三所病旋已病得之沐髮未乾而臥診如前所以蹙頭熱至肩齊王黃姬兄黃長卿家有酒召客召臣意諸客坐未上食臣意望見王后弟宋建告曰君有病往四五日君要脊痛不可俛仰（要與腰同）又不得小溲不亟治病卽入濡腎及其未舍五藏急治之病方今客腎濡此所謂腎痺也宋建曰然建故有要脊痛往四五日天雨黃氏諸倩（倩者婿也東齊之間壻謂之倩言可假倩也）

見建家京下有方石京倉廩之屬也即弄之建亦欲效之效之不能起即復置之莫要眷痛不得溺至今不愈建病得之好持重所以知建病者臣意見其色太陽色乾腎部上及界要以下者柏四分所故以往四五日知其發也臣意即爲桑湯使服之十八日所而病愈濟北王侍者韓女病要背痛寒熱衆醫皆以爲寒熱也臣意診脈曰內寒月事不下也即竊以藥旋下病已病得之欲男子而不可得也所以知韓女之病者診其脈時切之腎病也齊而不屬齊而不屬者其來難堅故曰月不下肝脈弦出左口故曰欲男子不可得也臨淄汜里女子薄吾病甚衆醫以爲寒熱當死不治臣意診其脈曰蹙瘕蹙瘕爲病腹太上膚黃龐循之戚戚然臣意飲以芫華一撮即出蹙可數升病已三十日如故病蹙得之於寒淫氣宛篤不發化爲蟲臣意所以知薄吾病者切其脈循其尺其尺索藏無邪氣及重病齊涇于司馬病臣意切其脈告曰當病週風週風之狀飲食下嗌輒後之（如厠）病得之飽食而疾走涇于司馬曰我之王家食馬肝食飽甚見酒來即走去疾驅至舍即泄數十出臣意告曰爲火

齊米汁飲之七八日病已所以知之者診其脉時切之盡如法其病順故不死齊中郎破石病臣意診其脉告曰肺傷不治當後十日丁亥溲血死即後十日沒血而死破石之病得之墜馬僵石上所以知破石之病者切其脉得肺陰氣其來散數道至而不一也色又乘之所以知其墜馬者切之得番陰脉入虛棄乘肺脉肺脉散固色變也乘之所以不中期死者師言曰病者安穀即過期不安穀則不及期其人嗜黍者順死喜養陽處者逆死其人喜自靜不躁又久安

坐伏几而寐故血下泄齊王侍醫遂病自練五石服之臣意往過之遂謂意曰不肖有病幸診遂也臣意即診之告曰公病中熱論曰中熱不溲者不可服五石石之爲藥精悍公服之不得數溲亟勿服色將發臃遂曰扁鵲曰陰石以治陰病陽石以治陽病夫藥石者有陰陽水火之齊故中熱即爲陰石案齊治之中寒即爲陽石剛齊治之臣意曰公所論遠矣扁鵲雖言若是然必審診起度量立規矩稱權衡合色脉合一作占表裏有餘不足順逆之法參其人動靜與息相應乃可以論論曰陽疾處內陰形應外者不加悍藥

及鑱石夫悍藥入中則邪氣辟矣而宛氣愈深診法曰二陰應外一陽接內者不可以剛藥剛藥入則動陽陰病益衰陽病益著邪氣流行爲重困於愈忿發爲疽意告後百餘日果爲疽發乳上入缺盆死此爲論之大體也必有經紀拙工有一不習文理陰陽失矣齊王故謂陽虛侯時病甚齊悼惠王子也名將盧以文帝十六年爲齊王衆醫皆以爲魔臣意診脈以爲痺根在右脅下大如覆杯令人喘逆氣不能食臣意即以火齊粥且飲六日氣下即令更服丸藥出入六日病已病得之內診之時不能識其經解大識其病所在臣意嘗診安陽武都里成開方開方自言以爲不病臣意謂之病苦沓風三歲四支不能自用使人瘖一作脊瘖即死今聞其四支不能用瘖而未死也病得之數飲酒以見大風氣所以知開方病者診之其脈法奇咳言曰藏氣相反者死切之得腎反肺二反字一作及字法曰三歲死也安陵阪里公乘項處病臣意診脈曰牡疝牡疝在鬲下上連肺病得之內臣意謂之慎毋爲勞力事爲勞力者則必嘔血死處後蹤蹦要魘寒汗出多即嘔血臣意復診之曰當旦日日夕死即死病得之內所以知項處病者切其脈得番陽番陽入虛裏處旦日死

一番一絡者（絡一作結）牡疝也臣意曰他所診期決死生及所治已病衆多久頗忘之不能盡識不敢以對問臣意所診治病病名多同而診異或死或不死何也對曰病名多相類不可知故古聖人爲之脉法以起度量立規矩縣權衡按繩墨調陰陽別人之脉各名之與天地相應參合於人故乃別百病以異之有數者皆異之無數者同之然脉法不可勝驗診病人以度異之乃可別同名命病主在所居今臣意所診者皆有診籍所以別之者臣意所受師方適成師死以故表籍所診期決死生觀所失得者合脉法以故至今知之問臣意曰所期病死生或不應期何故對曰此皆飲食喜怒不節或不當飲藥或不當針灸以故不中期死也問臣意意方能知病死生論藥用所宜諸侯王大臣有嘗問臣意者不及文王病時（齊文王也以文帝十五年卒）不求意診治何故對曰趙王膠西王濟南王吳王皆使人來召臣意臣意不敢往文王病時臣意家貧欲爲人治病誠恐吏以除拘臣意也（時諸侯得自拜除吏）故移名數左右不修家生出行游國中問善爲方數者事之久矣見事數師悉受其要事盡其方書意及解論之身居陽虛侯國因事侯侯入朝臣意從之長

安以故得診安陸項處等病也問臣意知文王所以得病不起之狀臣意曰不見文王病然竊聞文王病喘頭痛目不明臣意心論之以爲非病也爲肥而畜精身體不得搖骨肉不相任故喘不當醫治脉法曰年二十脉氣當趨年三十當疾步四十當安坐年五十當安臥年六十以上氣當大董文王年未滿二十方脉氣之趨也而徐之不應天道四時後聞醫灸之即篤此論病之過也臣意論之以爲神氣爭而邪氣入非年少所能復之也以故死所謂氣者當調飲食擇宴日車步廣志以適筋骨肉血脈以瀉氣故年二十是謂易貿一作賀又作質法不當砭灸砭灸至氣逐問臣意師慶安受之聞於齊諸侯不對曰不知慶所師受慶家富善爲醫不肯爲人治病當以此故不聞慶又告臣意曰愼毋令我子孫知若學我方也問臣意師慶何見於意而愛意欲悉教意方對曰臣意不聞師慶爲方善也意所以知慶者意少時好諸方事臣意試其方皆驗精良臣意聞菑川唐里公孫光善爲古傳方臣意即往謁之得見事之受方化陰陽及傳語法臣意悉受書之臣意欲盡受他精方公孫光曰吾方盡矣不爲愛公所吾身已衰無所復事之是吾年

少所受妙方今悉與公毋以教人臣意曰得見事待公前悉得禁方幸甚意死不敢妄傳人居有問公孫光閒處臣意深論方見言百世爲之精也師光喜曰公必爲國手吾有所善者皆疏同產處臨菑善爲方吾不若其方甚奇非世之所聞也吾年中時嘗欲受其方楊中倩不肯曰若非其人也胥與公往見之胥猶言須也當知公喜方也其人亦老矣其家給富時者未往會慶子男殷來獻馬因師光奏馬王所意以故得與殷善光又屬意於殷曰意好數公必謹遇之其人聖儒即爲書以意屬楊慶以故知慶臣意事慶謹以

故愛意也問臣意曰吏民嘗有事學意方及畢盡得意不何縣聖人對曰臨菑人朱邑一作邑學臣意教以五診歲餘濟北王遣太醫高期王禹一作禸學臣意以經脈高下及奇絡結嘗論俞所居及氣當上下出入邪正逆順以定鑱石定砭灸亦處歲餘菑川王時遣太倉馬長馮信正方臣意教以按法逆順論藥法定五味及和齊湯法高永侯家丞柱信喜脈來學臣意教以上下經脈五診二歲餘臨菑召里唐安來學臣意教以五診上下經脈奇噈四時應陰陽重未成除爲齊王侍醫問臣意診病決死生能全無失平

臣意對曰意治病人必先切其脈乃治之敗逆者不可治其順者乃治之心不精脈所期死生視可治時失之臣意不能全也

周仁其先任城人以醫見於天子爲太子舍人積功遷至大中大夫

擾護字君卿齊人父世醫護少隨父爲醫長安出入貴戚家護誦醫經本草方術數十萬言長者咸愛重之後爲廣漢太守王莽前輝光卒

後漢沽翁不知何出嘗漁釣於沽水因號沽翁乞食人間見有疾者時下針石輒應時而效乃著針經診脈法傳於世弟子程高尋求積年翁乃授之高亦隱迹不仕

郭玉少師事程高學方診六微之技陰陽不測之術和帝時爲太醫丞多有效應帝奇之仍試令嬖臣美手腕者與女子雜處帷中使玉各診一手問所疾苦玉曰左陽右陰脈有男女狀若異人臣疑其故帝歎息稱善玉仁愛不矜雖貧賤厮養必盡其心力而醫療貴人時或不愈帝乃令貴人羸服變處一針即差召玉詰問其狀對曰醫之爲言意也腠理至微隨氣用巧針石之間豪芒即乖神存於心手之際可得解

而不可言也夫貴者處尊高以臨臣臣懷怖懾以承之其爲療也有四難焉自用意而不任臣一難也將身不謹二難也骨節不強不能使藥三難也好逸惡勞四難也針有分寸時有破漏重以恐懼之心加以裁慎之志臣意且猶不盡何有於病哉此所爲不愈也帝善其對

黃憲父爲牛醫

阮炳字叔文爲河南尹精意醫術撰藥方一部

魏東平王翕撰解寒食散方與皇甫謐所撰並行於世

華佗字元化沛國譙人一名勇（古數字與專相似屬書者多不能別舉也）字元化其名宜爲數也游學徐土舉孝廉太尉黃琬辟皆不就曉養性之術時人以爲仙年且百歲而貌有壯容又精方藥其療疾合湯不過數種心解分劑不復稱量煮熟便飲語其節度舍去輒愈若當灸不過一兩處每處不過七八壯病亦應除若當針亦不過一兩處下針言當引某許若至語人病者言已到應便拔針病亦行差若病結積在內針藥所不能及當須刳割者便飲其麻沸湯須臾便如醉死無所知因破取病若在腸中便斷腸湔洗縫腸膏摩四五日差不痛人

亦不自寤一月間即平復矣故其陵相夫人有娠六月腹痛不安佗視脉曰胎已死矣使人手摸知所在在左則男在右則女人云在左於是爲湯下果下男形即愈縣吏尹世苦四支煩口中渴不欲聞人聲小便不利佗曰試作熱食汗則愈不汗後三日死即作熱食不汗出佗曰藏氣已絶於內當溏泄而絶果如佗言府吏兒尋李延共止俱頭痛身熱所苦正同佗曰尋當下之延當發汗或難其異佗曰彖外實延內實故治之宜殊即各與藥明旦並起鹽賓嚴昕與數人共候佗適至佗謂昕曰君身中佳否昕曰自如嘗

佗曰君有急病見於面莫多飲酒坐事歸行數里昕卒頭眩墮車人扶將還載歸家中宿死故督郵掾子獻得病已差詣佗視脉曰尚虛未得寢勿爲勞事御內即死臨死當吐舌數寸其妻聞其病除從百餘里來省之止宿交接中間三日發病一如佗言督郵徐毅得病佗往省之毅謂佗曰昨使醫曹吏劉租針胃管訖便苦咳嗽欲臥不安佗曰刺不得胃管誤中肝也食當日減五日不救遂如佗言東陽陳叔山小男二歲得疾下利嘗先啼目以齲困問佗佗曰其母懷軀陽氣內養乳中虛冷兒得母寒故令不得愈佗與

四物女宛九十日即除彭城夫人夜之厠蠆螫其手呻呼無賴佗令温湯近熱漬手其中卒可得寢但旁人數爲易湯令煖之其旦即愈軍吏梅平得病除名還家家居廣陵未至二百里止親人舍有頃佗偶至主人許主人令佗視平佗謂平曰君早見我不至此今疾已結促去可得與家相見五日卒應時歸如佗所刻佗行道見一人有病咽塞嗜食而不得下家人車載欲往就醫佗聞其呻聲駐車往視之語之曰向來道邊有賣餅家蒜韲大酢從取三升飲之病自當去即如佗言立吐蛇一枚救縣車邊欲造佗佗尚未還小兒戲門前逆見自相謂曰似逢我公車邊病是也病者前入坐見佗北壁縣此蛇輩約以十數又有一郡守病佗以爲其人盛怒則差乃多受其貨而不加治無何棄去留書罵之郡守累大怒令人追捉殺佗郡守子知之屬使勿逐守瞋恚既甚吐黑血數升而愈又有一士大夫不快佗云君病深當破腹取然君壽亦不過十年病不能殺君君忍病十載壽俱當盡不足故自刳裂士大夫不耐痛癢必欲除之佗遂下手所患尋差十年竟死廣陵太守陳登得病胷中煩懣面赤不食佗脉之曰府君胃中有蟲數升欲成內疽

食腥物所爲也卽作湯三升先服一升斯須盡服之食頃吐出三升許蟲赤頭皆動半身是生魚膾也所苦便愈佗曰此病後三期當發遇良醫乃可濟救依期果發動時佗不在如言而死太祖聞而召佗佗嘗在左右太祖苦頭風每發心亂目眩佗針其隨手而差李將軍妻病甚呼佗視脈曰傷娠而胎不去將軍言閒實傷脈胎已去矣佗曰按脈胎未去也將軍以爲不然佗舍去婦稍羞百餘日復動更呼佗佗曰此脈故事有胎前當生兩兒一兒生出血甚多後兒不及生母不自覺旁人亦不覺不復迎遂不得生胎死共亂脈不復歸必燥著母脊故使多苦痛今當與湯并針一處此死胎必出湯針既加婦痛急如欲生者佗曰此死胎久柘不能自出宜使人探之果得一死男手足完其色黑長可尺許佗之絕技凡類此也然本作士人以醫見業意嘗自悔後太祖親理得病篤重使佗專視佗曰此近於難濟事攻治可延歲月佗久遠家思歸因曰當得家書方欲暫還爾到家靡以妻病數乞期不反太祖累書呼又敕郡縣發遣佗恃能厭食事猶不上道太祖大怒使人往檢若妻信病賜小豆四十斛寬假限日若其虛詐便收送之於是

傳付許獄考驗首服荷彧請曰佗術實工人命所縣宜令宥之太祖曰不憂天下當無此鼠輩邪遂考竟佗佗臨死出一卷書與獄吏曰此可以活人吏畏法不受佗亦不彊索火燒之佗死後太祖頭風未除太祖曰佗能愈此小人養吾病欲以自重然吾不殺此子亦終當不爲我斷此根原耳及後愛子倉舒病困太祖歎曰吾悔殺華佗令此兒僵死也初軍吏李成苦咳嗽晝夜不寐時吐膿血以問佗佗云君病腸癰欬之所吐非從肺來也與君兩錢散當吐二升餘膿血訖快自養一月可小起好自將愛一年便健十八歲當一小發服此散亦行復差若不得此藥故當死復與兩錢散成得藥去五六歲親中人有病如成者已故到譙適值佗見求怨怨不忍從求十八歲成病竟發無藥可復以至於死人有在青龍中見山陽太守廣陵劉景宗言漢末景宗說中平中數見華佗其治病手脉之候其驗若神琅琊劉勳爲河內太守有女年幾二十左脚膝裏上有瘡瘢而不痛瘢愈數十日復發如此七八年迎佗使視佗曰是易治之當得

案古語以藏爲去也

稻糠黃色犬一頭好馬二疋以繩繫犬頸使委馬牽犬馬極輙易馬走三十餘里犬不能行復令步人拖曳計向五十里乃藥藥飲女女即安臥不知人因取大刀斷犬腹近後脚之前以所斷之處向瘡口令去二三寸停之須臾有若蛇者從瘡中而出便以鐵錐橫貫蛇頭蛇在皮中動搖良久須臾不動乃牽出長三寸所純是蛇但有眼處無瞳子又逆鱗耳以膏著瘡中七日愈又有人苦頭眩頭不得舉目不得視積年佗使悉解衣倒縣令頭去地一二寸濡布拭身體令周匝候視諸脉盡出五色佗令弟子數人以鈹刀決脉五色血盡視赤血乃下以膏摩被覆汗且出周匝飲以亭歷大血散立愈又有婦人長病經年世謂寒熱注病者冬十一月中佗令坐石槽中平旦用寒水汲灌云當滿百始七八灌會戰欲死灌者懼欲止佗令滿數將至八十灌熱氣乃蒸出囂囂高二三尺滿百灌佗乃使然火溫牀厚覆良久汗洽出著粉汗燥便愈又有人病腹中半切痛十餘日中鬚眉墮落佗曰是脾半腐可刳腹養治也使飲藥令臥破腹就視脾果半腐壞以刀斷之刮去惡肉以膏傅瘡飲之以藥百日平復

佗刮傳曰有人病兩脚躄不能行舉詣佗佗望見云已飽鍼灸服藥矣不看脉便使解衣點其背數十處相去或一寸或五寸縱邪不相當言灸此各十壯灸創愈即行行後灸處夾脊一寸上下行端直均謂調如引繩矣

吳普廣陵人從華佗學普依準佗治多所全濟

樊阿彭城人從華佗學阿善針術凡醫咸言背及胸藏之間不可妄針針之不過四分而阿針背入一二寸巨闕鳩尾藏針下五六寸而病輒皆瘳

吳趙泉以善醫爲侍醫赤烏中爲丞相顧雍疾微時

孫權令泉視之拜其少子濟爲騎都尉雍聞之悲喜泉善則死生吾必不起故上欲及吾日見濟拜也雍卒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　校釋

冊府元龜

總錄部

醫術第二

晉裴頠通博多聞兼明醫術荀勗之修律度也檢得古尺短世所用四分有餘頠上言宜改諸度量若未能悉革可先改太醫權衡此若差違遂失神農岐伯之正藥物輕重分兩乖互所可傷夭爲害尤深古壽

考而今短折者未必不繇此也卒不能用官至尚書僕射

單道開敦煌人自言能療目疾就療者頗驗後入羅浮山

魏詠之生而兎缺年十八聞荊州刺史殷仲堪悵下有名醫能療之貧無行裝謂家人曰殘醜如此用活何爲遂齎數斛米西上以投仲堪既至造門自通仲堪與語嘉其盛意召醫視之醫曰可割而補之但須百日進粥不得語笑詠之曰半生不語而有半亦當療之況百日耶仲堪於是處之別屋令醫善療之詠之遂閉口不言唯食薄粥其厲志如此及差仲堪厚資遣之詠之後亦至荊州刺史

南齊徐文伯東海人文伯濮陽太守熙曾孫也熙好黃老隱於秦望山有道士過求飲留一瓢甗與之曰君子孫宜以道術救世當得二千石熙開之乃扁鵲鏡經一卷因心學之遂名震海內生子秋夫彌工其術仕至射陽令嘗夜有鬼神呻聲甚悽恰秋夫問何須答言姓某家東陽患腰痛死雖爲鬼痛尤難忍請療之秋夫曰云何厝法鬼請爲芻人案孔穴針之秋夫如言爲灸四處又針肩井三處設祭埋之明日見

一人謝恩忽然不見當世服其通靈秋夫生道度叔
嚮皆能精其業道度有脚疾不能行宋文帝令乘小
輿入殿爲諸皇子療疾無不絕驗位至蘭陵太守道
度生文伯叔嚮生嗣伯文伯亦精其業兼有學行倜
儻不屈意於公卿不以醫自業張融謂文伯嗣伯曰
昔王微稽叔夜並學而不能殷仲堪之徒故所不論
得之者繇神明洞徹然後可至故非吾徒所及且諸
侍中澄當貴亦能救人疾卿此更成不達答曰唯達
者知此可崇不達者以爲深慮既鄙之何能不恥之
文伯爲效與嗣伯相埒宋孝武路太后病衆醫不嵗

文伯診之曰此石博小腸爾乃爲水劑消石湯飲之
病即愈除鄱陽王嘗侍遺以千金旬日恩意隆重宋
明帝宮人患腰痛牽心每至輒氣欲絕衆醫以爲肉
癥文伯曰此髮癥以油投之即吐得物如髮稍引之
長三尺頭已成蛇能動挂門上滴盡一髮而已病都
差宋後廢帝出樂遊苑門逢一婦人有娠帝亦善診
之曰此腹是女也問文伯曰腹有兩子一男一女左
邊青黑形小於女帝性急便欲使剖文伯惻然曰若
刀斧恐其變異請針之立落便瀉足太陰補手陽明
胎便應針而落兩兒相續出如其言子雄亦傳家業

尤工診察位奉朝請能清言多爲貴游所喜嗣伯位正員外郎諸府佐深爲臨川王映所重時直閤將軍房伯玉服五石散十許劑無益更患冷夏日當複衣嗣伯爲診之曰卿體熱應須以水發之非冬月不可至十一月冰雪大盛令二人夾扶伯玉解衣坐石取冷水從頭澆之盡三十斛伯玉口噤氣絶家人啼哭請止嗣伯遣人執杖防閣敢有諫者撾之又盡水百餘斛伯玉始能動而見背上彭彭有氣俄而起坐曰熱不可忍乞冷飲嗣伯以水飲之一飲一升病都差自爾嘗發熱冬月猶單褌更肥壯嘗有婦人患滯經年不差嗣伯爲診之曰此尸注也當取死人枕著服之乃愈於是往古冢中取枕枕已一邊腐缺服之即差後秣陵人張景年十五歲腹脹面黃衆醫不能療問嗣伯嗣伯曰此石蚘耳極難療當取死人枕著之依語著枕以湯投之得大利并蚘虫頭堅如石五升病即差後沈僧翼患眼痛又多見鬼物以問嗣伯嗣伯曰此肝可覓死人枕著服之竟可埋枕於故處如其言又愈王晏問之曰三病不同而皆用死人枕而俱差何也答曰尸注者鬼氣伏而未起故令人沈滯得死人枕之鬼氣飛越不得復附體故尸

注可差召蚘者久蚘也醫療既僻蚘中轉堅世間藥不能遣所以須鬼物驅之然後可散故令煑死人枕也夫邪氣入肝故使眼痛而見魍魎應須邪物以鈎之故用死人枕也氣因枕去故令埋於冢間也又春月出南籬間戲聞笪屋中有呻聲嗣伯曰此病甚重二日不療必死乃往視之見一老姥稱體痛而處處有黝黑無數嗣伯還煑斗餘送令服之服訖痛勢愈甚跳投床者無數須臾所黝處皆拔出釘長寸許以膏塗諸瘡口三日而復云此名釘疽也

薛伯宗善徙癰疽公孫泰患背伯宗爲氣封之徙置齊前柳樹上明旦癰消樹邊便起一瘤如拳大稍稍長二十餘日瘤大膿爛出黃赤汁斗餘柳樹爲之痿損

褚淵弟澄拜駙馬都尉歷官清顯善醫術豫章王感疾太祖召澄爲治立愈建元中爲吳郡太守百姓李道念以公事到郡澄見謂曰汝有重病答曰舊有冷病至今五年衆醫不差澄爲診脉曰汝病非冷非熱當是食白瀹鷄子過多所致令取蘇一升煑服仍吐一物如升涎裹之動開看是雞雛羽翅距具足能行走澄曰此未盡更服所餘藥又吐得如嚮者鷄二十

頭而病都差當時稱妙焉

梁何佟之善醫術與徐嗣伯埒名子聰能世其家業佟之自東昏卽位以其克虐乃謝病終身不涉其流

天監中爲尚書左丞

後魏周澹鄒人多方術尤舍醫藥遂爲太醫令明元

嘗苦風頭眩澹治得愈錄是兄寵位至特進賜爵成德侯

陰貞家世爲醫與周澹並受封爵李潭亦以善鍼見知子驥駒能傳術延興中位至散令

李修字思祖父亮少學醫術未能精究太祖時奔宋於彭城又就沙門僧坦研習衆方畧盡其術針灸按藥莫不有效徐兗之間多所救恤四方疾苦不遠千里競征從之亮大爲廳事以舍病人停車輿於下時有死者則就而棺殯親往弔視其仁厚若此修兄元孫亦遵父業而不及修以功賜爵義平子拜泰朝請遷給事中太和中在禁內孝文文明太后時有不豫侍針藥治多有効賞賜累加車服第宅號爲鮮麗集諸學士及工書者百餘人在東宮撰諸藥方百餘卷皆行於世先是咸陽公高允雖年五百歲而氣力尚

大命無逮未幾果亡遷雒時爲前軍將軍領大醫令
後數年卒子天授襲汝陽令醫術又不逮父
徐謇字成伯家本東莞與兄文伯等皆善醫藥謇因
至青州慕容白曜平東陽獲之表送京師獻文欲驗
其所能乃置諸病人於幕中使謇隔而脉之深得病
形兼知色候遂被寵遇爲中散稍遷內侍長文明太
后時間經方而不及李修之見任用也與謇合和藥
劑攻療之驗精妙於修而性甚秘忌承奉不得其意
者雖爲王公不爲厝療也孝文後知其能及遷雒稍
加眷幸體小不平及所寵馮昭儀有疾皆能處治又

除中散大夫轉侍御孝文幸懸瓠有疾大漸乃馳驛
召謇合水路赴行一日一夜行數百里至診省下治
果有驗孝文體少瘳內外稱慶及車駕發豫州次於
汝濱乃大爲謇設太官珍饍因集百官特坐謇於上
席遍陳餚觴於前命左右宣謇救攝危篤振濟之功
宜加酬賚乃下詔曰夫神出無方形稟有驗憂喜乖
適理必傷生朕幼攬萬幾長遲革運思茫茫而無忘
身忽忽以興勞仲秋動痾心容頓竭氣體羸瘠玉几
在慮侍御師右軍徐成伯馳輪太室進療女蕃方窮
丹英藥盡砭石誠術兩輸忠妙俱至乃令沈勞勝愈

篤療克痊論勸語效實宜褒錄昔晉武暴疾程和進藥增封賜錢恩獎屢至況疾深於疇日業艱於冀辰得不重加陟賞乎宜順羣望錫以山河且其舊經高秩中暫解退比雖詮用猶未准舊量今事合顯進可大鴻臚卿金鄉縣開國伯食邑五百戶賜錢一萬貫又詔曰錢府未充須以雜物絹二千疋雜物一百四十疋出御府穀二千斛奴婢十口馬十疋一疋出御騮牛十頭所賜雜物奴婢牛馬皆經內呈諸親王咸陽王禧等各有別賚並至千疋從行至鄴孝文猶未發動謇日夕左右明年從詣馬圈孝文疾勢遂甚蹙

慼不怡每加切誚又欲加之鞭捶牽而獲免

王顯父安上少與李亮同師俱學醫藥精究其術而不宜亮顯少歷本州從事雖以醫術自通而明敏有決斷才用初文昭太后之懷宣武也夢爲日所逐化而爲龍而繞后后寤而驚悸遂成心疾文明太后勅召徐謇及顯等爲后診脉謇云是微風入藏宜進湯加針顯言案三部脉非有心疾將是懷孕生男之象果如顯言宣武自幼有微疾久未善愈顯攝療有効因是稍蒙眄識拜廷尉少卿營進御藥出爲相州刺史入除御史中丞宣武詔顯撰藥方三十五卷班布

天下以療諸疾

崔景爲涉學以醫術知名爲尚藥典御

北齊李元忠以母老多患乃專心醫藥研習積年遂善於方伎性仁恕兄有疾者不問貴賤皆爲救療後爲驃騎大將軍

李密爲散騎嘗侍性方直有行檢因母患積年得名醫治療不愈乃精習經方洞曉針藥毋疾得除當世皆服其明解錄是以醫術知名

徐之才父雄仕南齊位蘭陵太守以醫術爲江右所稱之才初爲豫章王綜鎮北主簿及綜入魏啓魏

云之才大善醫術兼有機辯詔徵之之才藥石多效天平中神武徵赴晉陽嘗在內館出爲西兗州刺史未之官武明皇太后不豫之才療之應手便愈孝昭賜綵帛千段錦四百疋之才既善醫術雖有外授頃即徵還既博識多聞錄是於方術尤妙有人患脚根腫痛諸醫莫能識之才曰驗精疾也錄藥船入海垂脚水中疾者曰實魯如此之才爲割得蛉子二大如

榆羨累遷兗州刺史之才醫術最高偏被命召武成酒色過度恍惚不恒曾病發自云初見空中有五色物稍近變成一美婦人去地數丈亭亭而立食頃變

爲觀世音之才云此色欲多大虐所致即處湯方服一劑便覺稍遠又服還變成五色物數劑湯疾竟愈帝每發動輒遣騎追之針藥所加因時必效故頗有端執之舉入秋武成小定更不發動和士開欲依次轉進以之才附籍兗州即是本屬遂奏附刺史以胡長仁爲左僕射士開爲右僕射及十月帝又疾動士開云浪用之才外任使我辛苦其月八日勑驛追之才帝以十日崩之才十一日方到既無所及復還赴州之才弟之範亦醫術見知位太常卿特聽襲之才爵西陽王

在李舒初爲黃門侍郎坐事徙北邊季舒本好醫術天保中於徙所無事時更銳意研精遂爲名手多所全濟雖位望轉高未曾懈怠縱貧賤厮養輩亦爲之療

馬嗣明少明醫術博綜經方甲乙素問明堂本草莫不咸誦爲人診脉一年前知其生死邢邵于大寶患傷寒嗣明爲其診脉退告楊愔云邢公子傷寒不治自差然脉候不出一年便死覺之少晚不可治楊邢並侍讌內殿文宣云子才兒（臣欽若等曰邵字子才）我欲乞其隨近一郡邵以此子年少未合剖符讌罷奏云馬嗣

明稱大寶脉惡一年內恐死若其出郡醫藥難求遂
寢大寶未朞而卒楊愔患背腫嗣明以練石塗之便
差作練石法以麤黃色石如鵝鴨卵大猛火燒令赤
內醇醋中自有石屑落醋裏頻燒至石盡取石屑暴
乾擣下篩和醋塗腫上無不愈後爲通直散騎常侍
針灸孔穴往往與明堂不同從駕往晉陽山中數處
見牓云有人家女病若有能治差者購錢十萬諸名
醫多尋牓至問病狀俱不下手惟嗣明獨治之問其
病繇云曾以手持一麥穟即見一赤物長二寸許似
蛇入其手指中因驚怖倒地即覺手臂疼腫漸又半

身俱腫痛不可忍呻吟晝夜不絕嗣明即爲處方服
湯比嗣明明年從駕還女已平復
後周姚僧垣父菩提仕梁高平令嘗嬰疾癩歷年乃
留心醫藥武帝性又好之每召菩提至討論方術言
多會意繇是頗禮之僧垣年二十四即傳家業武帝
召入禁中面加論試僧垣酬對無滯帝奇之大通六
年解褐臨川嗣王國左嘗侍大同五年除驃騎廬陵
王府田曹參軍九年追領殿中醫師時武陵王所生
葛修華宿患積時方術莫效帝令僧垣視之僧垣還
具說其狀并記增損時候帝嘆曰卿用意綿密乃至

於此以此候疾何疾可逆朕嘗以前代名人多好此術是以每嘗留情頗識治體今聞鄉說益開人意十年轉領太醫正加文德王使直閤將軍帝嘗因發熱欲服大黃僧垣曰大黃乃是快藥然至尊年高不宜輕用帝弗從遂致危篤簡文在東宮甚禮之四時伏臘每有賞賜元帝嘗有疾乃召諸醫議治療之方咸謂至尊至貴不可輕脫宜用平藥可漸宣通僧垣曰脈洪而實此有宿妨非用大黃必無差理元帝從之進湯訖果下宿食因而疾愈元帝大喜時初鑄錢一當十乃賜錢十萬實百萬也及大軍克荊州中[illegible]人

護使人求僧垣至其營寢爲燕公于謹所召大相禮接太祖又遣使馳驛徵僧垣謹固留不遣謂使人曰吾年時衰暮疹疾屢洊以謹勤德隆重乃止焉明年隨謹至長安武成元年授小畿伯下大夫金州刺史伊婁穆以疾還京謹請僧垣省疾乃云自腰至臍似有三縛兩脚緩縱不復自持僧垣即爲診脈處湯三劑穆初服一劑上縛即解次服一劑中縛即解又服一劑三縛悉除而兩脚疼痺猶自攣弱更爲合散一劑稍得屈伸僧垣曰終待霜降此患當愈及至九月遂能起行大將軍襄樂

公賀蘭陵先有氣疾加以水腫喘息奔急坐臥不安或有勸其服決命大散者其家疑未能決乃問僧垣僧垣曰意謂此患不與大散相當若欲自服不煩賜問因而委去其子殷勤拜請曰多時仰屈今日始來竟不下治意實未盡僧垣知其可差即爲處方勸使急服便即氣通更服一劑諸患悉愈天和元年加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將軍樂平公竇集暴感風疾精神昏亂無所覺知諸醫先視者皆云已不可救僧垣後至曰固矣終當不死若專以見付相爲治之其家欣然請受方術僧垣爲合湯散所患即瘳大將軍永世公叱伏列椿苦痢積時而不廢朝謁燕公王謹嘗問僧垣曰樂平永世俱有痼疾若如僕意永世差輕對曰夫患有深淺時有剋殺樂平雖困終當保全永世雖輕必不免死謹曰君言必死當在何時對曰不出四月果如其言謹歎異之六月遷途伯中大夫建德三年支首太后寢疾醫巫雜說各有同異武帝御內殿引僧垣同坐曰太后患勢不輕諸醫並云無慮朕人子之情所以意得君臣之義言在無隱公以爲何如對曰臣無聽聲視色之妙特以經事已多准之恒人竊以憂懼帝泣曰公既決之矣知復何言

尋而太后崩四年武帝親戎東討至河陰遇疾口不能言臉垂覆目不得視一足縮短又不得行僧垣曰以爲諸藏俱病不可並治軍中之要莫先於語乃取方進藥帝遂得言次又治目目疾便愈未及治足足疾亦瘳比至華州帝已痊復即除華州刺史仍詔隨駕入京不令在鎮宣政元年表請致仕優詔許之是歲武帝幸雲陽遂寢疾初召僧垣赴行在所內史柳昂私問曰至尊貶膳日久脉候何如對曰天子上應天心或當非愚所及若凡庶如此萬無一全尋而帝崩大象二年除太醫下大夫宣帝有疾至于大漸僧垣宿直侍疾帝謂隨公曰今日性命惟委此人僧垣診候知帝危殆必不全濟乃對曰臣荷恩既重益思效力但恐庸短不逮敢不盡心帝頷之開皇初卒僧垣醫術高妙爲當世所推前後効驗不可勝紀聲譽既盛遠聞邊服至於諸蕃外域咸請託之僧垣乃搜採奇異參較微効者爲集驗方十二卷行於世

姚最僧垣之子爲齊王憲府水曹參軍掌記室事最幼在江左迄於入關未習醫術天和中齊王憲奏武帝遣最習之憲又謂最曰爾博學多才何如王褒庾信庾信王褒名重兩國吾視之蔑如接待資給非爾

家比也爾宜深識此意勿不存心且天子有勅彌須
勉勵最於是始受家業十許年中略盡其妙每有人
造請効驗甚多
褚該字孝通幼而謹厚有譽鄉曲尤善醫術見稱於
時武成元年除醫正上士自許奭死後該稍爲時人
所重賓客迎候亞於姚僧垣天和初遷縣伯下大夫
五年進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該性淹和不自矜
尚但有請之者皆爲盡其藝術時論稱其長老子士
則亦傳其家業
隋許智藏高陽人祖道幼嘗以母疾遂覽醫方因而
究極世號名醫誡其諸子曰爲人子者嘗膳視藥不
知方術豈謂孝乎繇是世相傳授初仕陳爲散騎嘗
侍及陳滅高祖以爲員外散騎侍郎使詣楊州會秦
孝王俊有病帝馳召之俊夜中夢其亡妃崔氏泣曰
本來相迎知許智藏將至其人若到當必相苦爲之
奈何明夜俊又夢崔氏曰妾得計矣當入靈府中以
避之及智藏至爲俊診脉曰疾已入心即當發癇不
可救也果如言俊數日而薨帝奇其妙賚物百段煬
帝即位智藏時致仕於家帝每有所苦輒令中使就
宅詢訪或以輿迎入殿扶登御床智藏爲方奏之用

無不效年八十卒於家

唐許胤宗嘗州義興人初仕陳爲新蔡王外兵參軍時梲太后感風不能言名醫療皆不愈脉益沉而噤胤宗曰口不可下藥宜以陽氣熏之令藥入腠理周理即可差乃造黃耆防風湯數十斛置于床下氣如煙霧其夜便得語錄是超拜義興太守陳亡入隋歷尚藥奉御武德初累授散騎侍郎關中多骨蒸病得之必死遞相連染諸醫無能療者胤宗每療無不愈或謂曰公醫術若神何不著書以貽將來胤宗曰

者意也在人思慮又脉候幽微苦其難別意之所解口不能宣且古之名手惟是別脉脉既精別然後識病夫病之於藥有正相當者惟須單用一味直攻其病藥力既純病即立愈今人不能別脉莫識病源以情臆度多安藥味譬之於獵未知兎所多發人馬空地遮圍或冀一人偶然逢也如此療疾不亦踈乎假令一藥偶然當病復共他味相和君臣相制氣勢不行所以難差諒錄於此脉之深趣既不可言虛設經方豈加於舊吾思之久矣故不能著述爾年九十餘卒

甄權許州扶溝人嘗以母病與弟立言專習醫方得

其旨趣初仕隋開皇初爲秘書省正字後稱疾免晉州刺史庫狄嶔苦風患手不能引弓諸醫莫能療權謂曰但將弓箭向垛一針可以射矣針其肩隅一穴應時即射權之療疾多此類也貞觀十七年權年一百三歲太宗幸其家視其飲食訪以藥性因授朝散大夫賜几杖衣服是年卒撰脉經針方明堂人形圖各一卷

甄立言權弟也累遷太常丞御史大夫柱淹患風毒發腫太宗令立言視之既而奏曰從今更十一日午時必死果如其言時有尼明律年六十餘患心腹鼓脹身體羸瘦已經二年立言診其脉曰腹內有蟲當是誤食髮爲之爾因令服雄黃須臾吐一蛇如人手小指無眼燒之猶有髮氣其疾乃愈立言舉卒撰本草醫義七卷古今錄驗方五十卷

宋俠雒州清漳人以醫術著名官至朝散大夫藥藏監撰經心錄十卷

孫思邈京兆華原人有推步導引之術隱於太白山年九十餘視聽不衰高宗顯慶四年徵赴闕召見拜諫議大夫固辭不受上元初請歸特賜良馬及鄱陽公主邑司以居焉當時知名之士宋之問孟詵盧炤

鄰執師資之禮以事焉思邈嘗從幸九成宮炤鄰當在其宅時庭前有病梨樹炤鄰爲之賦其序曰癸酉之歲余臥疾長安光德坊之官舍父老云是鄱陽公主邑司昔公主未嫁而卒故其邑廢時有處士孫思邈居之思邈道洽古今學殫術數高譚正一則古之蒙莊子深入不二則今之維摩詰爾其推步甲乙度量乾坤則雒下閎安期先生之儔也炤鄰有惡疾嘗問思邈曰名醫愈疾其道何如思邈曰吾聞善言天者必質之於人善言人者必本之於天天有四時五行日月相推寒暑遞代其運轉也和而爲雨怒而爲風亂而爲霧凝而爲霜雪張而爲虹蜺此大之嘗數也人有四支五臟一覺一寐呼吸吐納精氣往來流而爲榮衛彰而爲氣色發而爲音聲此人之嘗數也陽用其形陰用其精天人之所同也及其失也蒸則生熱否則生寒結而爲瘤贅陷而爲癰疽奔而爲喘息竭而爲焦枯診發乎面變動乎形推此以及天地則亦如之五緯盈縮星辰錯行日月薄蝕彗孛飛流此天地之危診也寒暑不時此天地之蒸否也石立土踊此天地之瘤贅也山摧水陷此天地之癰疽也衝風暴雨此天地之喘息也雨澤不降川瀆涸竭此

天地之焦枯也良醫導之以針石救之以藥劑聖人和之以至德輔之以人事故人體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消之災通乎數也思邈撰千金方三十卷行於世

呂才爲太常丞時右監門長史蘇敬上言陶弘景所撰本草事多舛謬詔中書令許敬宗與才及李淳風禮部郎中孔志約幷諸名醫增損舊本仍令司空李勣總監定之幷圖合成五十五卷大行於世

秦鳴鶴以善針醫爲侍醫永淳初高宗告頭重不能視召鳴鶴診之鳴鶴曰風毒上攻若刺頭出少血即愈矣太后自簾中怒曰此可斬也天子頭上豈是出血處鳴鶴叩頭請命帝曰醫之議病理不加罪且吾頭重悶殆不能忍出血未必不佳也即令鳴鶴刺之刺百會及腦戶出血如碁帝曰吾眼似明矣言未畢簾中出綵百匹以賜鳴鶴

陸贄少習醫方貞元中自宰相再貶忠州別駕避謗不著書集古今方爲陸氏集驗方五十卷行於世

梁段深不知何許人開元中以善醫待詔於翰林時太祖抱疾久之其溲甚濁僧曉微時藥有微賜紫衣師號錫賚甚厚頃之疾發曉微剝服色去師號因召

深問曰疾愈復作草藥不足恃也我左右粒石而效者衆矣服之何如深對曰臣嘗奉詔診切陛下積憂勤勞失護脉代芤而心益虛臣以爲宜先治心心和平而溲變清當進飲劑而不當粒石也臣謹按太倉公傳曰中熱不溲者不可服石石性精悍有大毒凡餌毒藥如甲兵不得已而用之非有危殆不可服也太祖善之令進飲劑疾稍愈乃以幣帛賜之

後唐孟繼瑜長安醫工帝留守時暴疾以醫効乃攝泊帝起兵鳳翔繼瑜在長安謁見從至雒屢進方藥年內改諸寺少卿奉使涇州翰林諸醫莫得爲比陳立京兆人家世爲醫後唐明宗朝爲太原少尹集平生驗方七十五首并修合藥法百件號曰要術刊石置於太原府衙之左以示於衆病者賴焉

周張泳顯德初進新集普濟方五卷詔付翰林院考驗尋以泳爲翰林醫官

劉翰顯德初進經用方書一部三十卷論候一十卷今體治世集二十卷上覽而嘉之乃以爲翰林醫官其書付史館

總錄部

相術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蘅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洪範五事著休咎之徵孟子亦云觀人之良莫良於眸子劉歆所紀數術之學有形法焉所以辨骨法之度使察形氣之首尾表其貴賤知其吉凶以極精微之致也簡牒所記代有人焉咸著其徵驗以彰其獨

異蓋繇專門精學積思懸解多言屢中遂幾於神且有隱跡閭巷不顯名氏邂逅胥遇恍若靈化固非恒情之能測也若乃善惡之興本乎心術殃慶之報速於影響則形貌之際休戚之數安者確乎而不易能哉

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郭東門鄭人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顙似堯其項類皐陶其肩類子產然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纍纍若喪家之狗（喪家之狗主人哀荒不見飲食故纍然而不得意）子貢以實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未也而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

周王使內史叔服會葬于魯公孫敖聞其能相人也（公孫敖魯大夫慶父之子）見其二子焉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文伯難惠叔食子奉祭祀供養者也收子葬子之身也）穀也豐下必有後於魯國（豐下蓋面方也）

楚子將以商臣爲太子訪諸令尹子上子上曰是人也蜂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鬬子良爲司馬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子文子良之兄）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不殺必滅若敖氏矣諺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

姑布子卿見趙簡子（姑布姓子卿字）簡子徧召諸子相之子

卿曰無爲將軍者簡子曰趙氏其滅乎子卿曰吾嘗見一子於路殆君之子也簡子召子毋卹毋卹至則子卿起曰此眞將軍也簡子曰此其母賤翟婢也奚道貴哉子卿曰天所授雖賤必貴其後竟立毋卹爲嗣

晉司馬寅爲大夫黃池之會吳晉爭先趙鞅呼寅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墨氣色下）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國敵國也）太子死乎乃先晉人（時越伐吳獲吳子友王孫稱庸壽於姚吳人告敗于王乃失晉人）

趙平原君勝謂趙王曰澠池之會臣察武安君（白起）之爲人小頭銳上瞳子白黑分明眡瞻不轉小頭銳上斷敢行也瞳子白黑分明者見事明也眡瞻不轉者執志強也可與持久難與爭鋒

秦蔡澤者燕人也游學於諸侯小大甚衆不遇而從唐舉相曰吾聞先生相李兌曰百日之內持國秉政有之乎曰有之曰若臣者何如唐舉熟視而笑曰先生曷鼻巨肩（曷一作偈巨一作渠）魋顏蹙齃膝攣（攣兩膝也）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蔡澤知唐舉戲之乃曰富貴吾所自有吾所不知者壽也願聞之唐舉曰先生之壽從今以往者四十三歲蔡澤笑謝而去謂其御者曰

吾持梁刺齒肥（持梁作飲也刺齒當作齕）躍馬疾驅懷黃金之印結紫綬於腰揖讓人主之前富貴四十三年足矣

秦王見尉繚元禮衣服食飲與繚同繚曰秦王爲人蜂準長目摯喙鳥膺豺聲少恩而虎狼心居易出入小得志亦輕食人我布衣也然見我嘗身自下我誠使秦王得志於天下天下皆爲虜矣不可與久游乃亡去王覺固止之以爲秦國尉

呂公者單父人好相人見漢高祖狀貌因敬重之引入坐上坐蕭何曰劉季固多大言少成事高祖因卑侮諸客遂上坐無所詘酒闌呂公固留高祖竟酒後呂公曰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無如季相願季自愛臣有息女願爲箕箒妾酒罷呂媼怒曰公始嘗欲奇此女與貴人配今公何自妄許與劉季呂公曰此非兒女子所知卒與高祖呂公女即高后

漢高祖初爲泗水亭長嘗告歸之田呂后與兩子居田中有一老父過請飲后后因餔之老父相后曰夫人天下貴人也令相兩子見孝惠帝曰夫人所以貴者乃此男也相魯元公主亦皆貴老父已去高祖適從旁舍來呂后具言客有過相我子母皆大貴高祖問曰未遠乃追及問老父老父曰鄉者夫人兒子皆

以君相貴不可言高祖乃謝曰誠如父言不敢忘德及高祖貴遂不知老父處矣

吳王濞初封高祖召濞相之曰若狀有反相因撫其背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者豈若耶事具帝王知臣門

黥布楚英氏少時有客相之曰當刑而王及壯坐法黥布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幾及也人有聞者共俳笑之後爲九江王

鄧通爲上大夫文帝使善相者相通曰當貧餓死帝曰能富通者在我於是賜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通後寄死人家

周亞夫爲河內守時許負相之曰君後三歲而侯八歲爲將相持國秉貴重矣於人臣無二後九年而餓死亞夫笑曰臣之兄已代父侯矣有如牽子當代我何說侯乎然既已貴如負言又何說餓死指示我負指其口曰縱理入口此餓死法也縱監也居三歲兄絳侯勝之有罪文帝擇勃子賢者皆推亞夫迺封爲條侯文帝後六歲匈奴大入邊亞夫以河內守爲將軍軍細柳孝景三年爲大尉五歲爲丞相景帝三年以病免相爲人上忮入廷尉因不食五日嘔血而死

衛青其父鄭季給事平陽侯家與平陽公主家僮衛

媼通生青青胃姓衛氏少時歸其父父使牧羊民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爲兄弟數民母嫡母也言鄭季正妻別於公主家也青嘗從人至甘泉居室居室甘泉徙所居也有一鉼奴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無笞罵卽足矣安得封侯事乎青後爲大將軍封長平侯

李陵爲騎都尉將五千兵出塞與單于相值武帝欲陵死戰召陵母及婦使相者視之無死喪色後聞陵降帝怒甚

翟方進汝南上蔡人少失父給事太守府爲小吏迺從汝南蔡父相問已能所宜言從何術藝蔡父大奇可以自達

其形貌謂曰小吏有封侯骨宿以經術進努力爲諸生學問方進後至丞相

黃霸少爲陽夏游徼主徼巡盜賊者也與善相人者共載出見一婦人相者言此婦人當富貴不然相書不可用也霸推問之乃其鄉里巫家女也霸卽取爲妻與之終身霸後至丞相

王莽爲人侈口歷頷大也歷短也頷頸也露眼赤睛大聲而嘶嘶聲破也長七尺五寸好厚履高冠以麁裝衣毛之弱曲者曰麁以裝褚衣中令其張起也反膺高視瞰臨左右是時有用方技符詔黃門者或問以莽形貌符詔曰莽所謂鴟目虎

吻豺狼之聲者也故能食人亦當爲人所食問者告之莽誅滅待詔而封告者

韋賢爲吏至大鴻臚有相工相之當至丞相賢有男四人使相工相之至第二子玄成相工曰此子貴當封侯後爲丞相

後漢光武征河北以朱祐爲護軍祐侍光武讌從容曰長安政亂公有日角之相此天命也世祖曰召刺姦收護軍王莽置左右刺姦猶祐乃不敢復言

明德馬皇后微時大夫人呼相者使占諸女見后大驚曰我必爲此女稱臣然貴而少子若養他子者得方乃當踰於所生養賈貴人子是爲章帝

班超爲較書郎行詣相者曰祭酒相爺則先祭酒稱祭酒尊敬之辭也而當封侯萬里之外超問其狀相者指曰生燕頷虎頸飛而食肉此萬里侯相也

章德竇皇后騃之魯孫也父勳坐事死家貧廢壞數呼相工問息耗見后者皆言當大尊貴非臣妾容貌之法也家人竊喜而不敢宣

蘇文相者也和熹鄧皇后微時文見后驚曰此成湯梁皇后初與姑俱選久掖庭時年十三通見后驚再拜賀曰此所謂日角偃月相之極

貴臣所未當見也

袁逢使善相者相趙壹云仕不過郡吏竟如其言

魏高元昌善相人太祖不時立太子太子自疑乃呼元昌問之對曰其貴乃不可言問壽幾何元昌曰其壽過是無憂也後無幾而立爲皇

壽至四十當有小苦果終四十

太子是爲文帝年果終四十

劉良相者也文帝使相文昭甄皇后及諸子良指后

日此女貴乃不可言

宋建平沛國人善相術於閭巷之間效驗非一太祖

爲魏公聞之召爲郎文帝爲五官將坐上會客三十

餘人文帝問已年壽又令徧相衆賓建平曰將軍當

壽八十至四十時當小厄願謹護之謂夏侯威曰君

四十九位爲州牧而當有厄厄若得過可年至七十

位致公輔謂應璩曰君六十二位爲當伯而當有厄

先此一年當獨見一白狗而傍人不見也謂曹彪曰

君據藩國至五十七當厄於兵宜善防之初潁川荀

攸鍾繇相與親善攸先亡子幼繇紀其門戶欲嫁其

妾與人書曰吾與公達魯共使朱建平相建平曰荀

君雖少然當以後事付鍾君吾時嘲之曰惟當嫁卿

阿驁爾何意此子竟早殞設戲言遂驗乎今欲駕阿

鶩使得善處追思建平之妙雖唐舉許負何以復加也文帝黃初七年年四十病困謂左右曰建平所言八十謂晝夜也吾其決矣頃之果崩夏侯威爲兗州刺史年四十九十二月上旬得疾念建平之言自分必死豫作遺及送喪之備或使索辦至下旬轉差垂以平復三十日日昃請紀綱大吏設酒曰吾所苦漸平明日鷄鳴年便五十建平之戒眞必過矣威罷客之後合瞑疾動半夜遂卒璩六十一爲侍中直省內欻見白狗問之衆人悉無見者於是數聚會斥急游觀田里飲宴自娛過期一年六十三卒曹彪封楚王年五十七坐與王陵通謀賜死凡說此輩無不如言不能具詳故粗記數事惟相司空王昶征北將軍程喜中領軍王肅有蹉跌云肅年六十二疾篤衆醫竝以爲不愈肅夫人問以遺言肅云建平相我踰七十位至三公今皆未也將何慮乎而肅竟卒

管輅族兄孝國居在斥立輅往從之與二客會去後輅謂孝國曰此二人天庭及口耳之間同有凶氣異變俱起雙魂無宅一云厚味腊毒天精幽女坎爲棺椁兌爲喪車流魂于海骨歸于家少許時當竝死也後數日二人飲酒醉夜共載車牛驚下道入漳河中皆即溺水也輅舉秀才

吏部尚書何晏請之鄧颺在宴許輅言切至還舍具以語舅舅責輅言太切至輅曰與死人語何所畏邪舅大怒謂輅狂悖後聞晏颺皆誅舅乃服問輅前見何鄧之日爲已有凶氣未也輅言與禍人共會然後知神明交錯與吉人相近又知聖賢求精之妙夫鄧浮容若槁木謂之鬼幽故鬼躁者爲風所收鬼幽者爲火所燒自然之符不可以蔽也後卒誅死輅至少府丞卒

鍾繇字元常潁川長社人也嘗與族父瑜俱至雒陽道遇相者曰此童有貴相然當厄於水若力慎之行未十里度橋馬驚墮水幾死瑜以相者言中益貴繇而供給資費使得專學繇後爲太傅鍾會繇小子幼敏慧時申護軍蔣濟著論謂觀其幼子足以知人會年五歲繇遣見濟濟甚異之曰非嘗人也後位至鎮西將軍

張緝爲尚書郎以稱職爲明帝所識帝以爲緝之材能多所堪任試呼相工相之相之者云不過二千石帝曰何材如是而位止二千石乎緝後爲光祿大夫

蜀先王穆皇后陳留人兄吳壹少孤壹父素與劉焉有舊是以舉家隨焉入蜀焉有異志而聞善相者相后當大貴爲子琨納后琨死后寡居先王定益州納后爲夫人遂爲皇后

鄧芝字伯苗義陽新野人漢末入蜀未見知待時益州從事張裕善相芝往從之裕謂芝曰君年過七十位至大將軍封侯芝後至車騎將軍封武陽亭侯裕喜占候又曉相術每舉鏡視面自知刑死未嘗不撲之於地也先王銜其不遜誅之

吳大帝漢末舉孝廉時孫策初有江東漢以策遠修職貢遣使者劉琬加錫命琬語人曰吾觀孫氏兄弟才秀明達然皆祿祚不終唯中弟孝廉形氣持重當不當當有大貴之表年又最壽爾其識之

孫皓少時西湖民景養相皓當大貴皓陰喜而不敢泄

晉文帝初未定嗣而屬無適舞陽侯攸武帝時爲中撫軍懼不得立問裴秀曰人有相否因以奇表示之秀後言於文帝曰中撫軍人望既茂天表如此固非人臣之相也祿是世子乃定

武元楊皇后少聰慧善書姿質美麗閑於女工有善

相者嘗相后當極貴文帝聞而爲世子聘焉

簡文帝諸姬絕孕將十年乃令善相者召諸愛妾而示之皆云非其人又悉以諸媵婢示焉時李后爲宮人在織坊中形長而色黑宮人皆謂之崑崙既至相者驚云此其人也帝以大計召之以侍寢后夢兩龍枕膝日月入懷意以爲吉祥向儕類說之帝聞而異焉遂生孝武帝及會稽孝文王鄱陽長公主

羊祜少時嘗游於汶水之濱遇父老謂之曰孺子有好相年未二十必建大功於天下既而去莫知所在祜後爲征南大將軍建平吳之策卒年五十八卒後

二歲而吳平

張華爲司空又得豐城寶劍嘗曰吾少時有相者言吾年出六十位登三事當得寶劍佩之

吾彥初仕吳爲通江吏時將軍薛珝杖節南征軍容甚盛彥觀之慨然而歎有善相者劉札謂之曰以君之相後當至此不足慕也後至南中都督交州刺史

周訪少時遇善相者廬江陳訓謂訪與陶侃曰二君皆位至方岳功名畧同但陶得上壽周當下壽優劣更繇年爾訪小侃一歲大興三年卒於安南將軍梁州刺史時年六十一

陶侃字士行有善相者師圭謂侃曰君左手中指有豎理當爲公若徹於上貴不可言侃以針決之見血灑壁而爲公字以紙裹手公字愈明侃後至大尉年七十六

陳訓善相術茸卓爲歷陽太守訓私謂所親曰茸侯頭低而視仰相法名爲眄刀又目有赤脉自外而入不出十年必以兵死不領兵則可以免卓果爲王敦所害丞相王導多病每自憂慮以問訓訓曰公耳豎垂肩必壽亦大貴子孫當興於江東咸如其言

載洋好道術陳敏爲右將軍堂邑令孫混見而羨之洋曰敏當作賊族滅何足願也未幾敏果反而誅焉洋至丞相令史

王珍少游俠京師隱者董仲道見而謂之曰君豺聲豹視好亂樂禍若天下搔擾不作士大夫矣後爲石勒左司馬爲勒所殺

魏詠之生而兎缺有善相者謂之曰卿當富貴後爲荊州刺史持節都督六州領南蠻較尉詠之初在布衣不以貧賤爲恥及居顯位亦不以富貴驕人始爲殷殷仲堪之客未幾竟踐其位論者稱之

前趙劉元海膂力過人姿儀魁偉有屯留崔懿之襄

陵公師或等皆善相人及見元海驚相謂曰此人形貌非常吾所未見也於是深相崇敬推分結恩

後趙石勒少時居武鄉北原時父老及相者皆曰此胡狀貌奇異志度非常其終不可量也勒邑人厚遇之時多嗤笑惟鄔人郭敬陽曲甯驅以爲信然竝加資贍勒亦感其恩爲之力耕

石季龍年六七歲有善相者相之曰此兒貌奇有壯骨貴不可言

前秦苻堅年七歲高平徐統遇之於路統謂左右曰此兒有覇王之相左右怪之統曰非爾所及也後又遇之統下車屏人密謂之曰苻郎骨相不恒後當大貴但僕不見如何堅曰誠如公言不敢忘德

宋高祖義旗之建以檀憑之爲建武將軍高祖嘗與何無忌魏詠之同會憑之所會善相者晉陵韋叟見憑之大驚曰卿有急兵之厄其候不過三四日爾且深藏以避之不可輕出及宣玄將皇甫敷之至羅落橋也憑之與高祖各領一隊而敷軍敗爲敷軍所害

高祖初與何無忌等共建大謀有善相者相高祖及無忌等竝當大貴其應甚近惟云憑之無相高祖與無忌密相謂曰吾等既爲同舟理無偏異吾徒咸皆

富貴則擅不應獨殊深不解相者之言至是而愚之

戰死高祖知其事必捷

桓循令韋叟相高帝當得州不叟曰當得邊州刺史

退而私於帝曰君相貴不可言帝笑曰若相中當用

爲司馬後叟謂帝曰成王不負桐葉之信公亦應不

忘司馬之言今不敢希鎮軍司馬願得領軍佐於是

用焉

柳元景少時貧苦嘗下都值大雪日暮寒甚頃有覊

旅之歎岸側有一老父自稱善相謂元景曰公方大

富貴位至三公元景曰豈望富貴老父曰後當相憶

及貴求之不知所在後至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

徐羨之年少時嘗有一人來謂曰我是汝祖羨之拜

此人曰汝有貴相而有大厄宜以錢二十八文埋宅

四角可以免災過此可位極人臣後隨親之縣住在

縣內嘗暫出而賊自後破縣縣內人無免者鷄犬亦

盡惟羨之在外獲全後至司徒

沈攸之賤時與吳郡孫超之全景文共乘小船出京

都三人共上引埭有一人止而相之曰君三人皆當

至方伯攸之曰豈有三人俱有此相者曰骨法如此

若有不驗便是相書誤爾其後攸之爲郢荆二州超之廣州刺史景文南豫州刺史

李安民爲武衛將軍討晉安王子勛有功明帝大會新亭樓勞諸軍主樗蒲官賭安民五擲皆盧帝大驚曰安民曰卿面方如田封侯相也安民少時貧屢有一人從門過相之曰君後當大富貴與天子交手共戲至是安民舉此人不知所在

南齊明帝卽上有赤痣嘗秘不言旣而江祏勸帝出以示人晉壽陽太守王洪範罷任還上祖示之曰人皆謂此是日月相卿幸無泄之洪範曰公日月在軀如何可隱輒當言之公卿帝大悅

宣孝陳皇后宣帝從在在外后嘗留家治事教子孫有相者謂后曰夫人有貴子而不見也后歎曰我三兒誰當應之呼太祖小字曰政應是汝爾

張欣泰少時有人相其當得三公而年裁三十後屋毛墮傷額又問相者曰無復公相年壽更增亦可得方伯爾後爲持節督梁南北秦四州軍事雍州刺史

卒年四十六

王僧虔少時羣從宗族會客有相之者云僧虔年位最高仕當至公餘人莫及也僧虔後爲尚書令年六

十

梁武帝初爲隋王鎮西諮議參軍行經牛渚逢風入泊龍瀆有一老人謂帝曰君龍行虎步相不可言天下將亂安之者其在君乎問其名忽不見

高祖丁貴嬪生于樊城相者曰此女當大貴高祖臨州丁氏因入以聞貴嬪時年十四高祖納焉

宜豐侯修叅軍陳晃善相人修因法會將晃自隨令相簡文有天下否晃言簡文九州骨成必踐帝位而地部過弱非但王畿侵蹙兼恐不得善終

呂僧珍字元瑜東平范陽人也世居廣陵家甚寒賤始童兒時從師學有相士歷觀諸生指珍謂博士曰此兒有奇聲封侯相也及爲平北將軍典籤魏軍侵沔北司空陳顯達出討一見異之因屏人呼上座謂曰卿有貴相後當不見滅努力爲之後至鎮軍將軍固平縣侯

元帝初在尋陽指坐黑子巫媪見曰此大貴兆當不可言從劉景受相術因訊以年答曰未至五十當有小厄穰之可免帝自勉曰苟有期會穰之何益及魏師入四十七矣

陳章昭達字伯通吳興武康人昭達性倜儻輕財尚

氣少時嘗遇相者謂昭達曰卿容貌甚善須小虧損則當富貴初仕梁爲柬宮直後因醉墜馬鬢角小傷昭達喜之相者曰未也及候景之亂昭達率募鄉人援臺城爲流矢所中眇其一目相者曰卿相善矣不久當富貴臺城陷昭達還鄉里與世祖遊因結君臣之分侯景平世祖爲吳興太守昭達杖策來謁世祖世祖見之大喜因委以將帥位至司空

宣帝貌若不慧魏將楊忠門客張子煦見而奇之曰此人虎頭當大貴必將遠致文牙封臨安侯豐州刺史

駱文牙宇旗門吳興臨安人年十二宗人有善相者云此郎容貌非嘗必將遠致文牙封臨安侯豐州刺史

後魏寇讚爲南雍州刺史賜爵河南公加安南將軍

初讚未貴時嘗從相者唐文相之曰君額上黑子入髮位當至方伯封公及其貴也文以民禮拜謁曰明公憶民疇昔之言乎近日但知公當貴然不能自知得爲州民也讚曰往時卿言杜瓊不得官長人咸謂不然及瓊被選爲蓋屋令卿猶言相中不見而瓊果暴疾未拜而終昔魏舒見主人兒死自知已必至公吾嘗以卿言瓊之驗亦復不息此望也乃賜文衣服良

馬

盧淵年十四嘗詣長安將還諸相餞送五十餘人別於渭北有相者扶風人王伯達曰諸君皆不如此盧郎雖位不副實然德聲甚盛望踰公輔後三十餘年當制命關右願不相忘後淵果爲安南將軍督關右諸軍事相者年過八十詣軍門請見言敝平生未幾拜儀曹尚書

李訢字元盛母賤爲諸兄所輕文崇曰此子相者言貴吾每觀察或未可知遂使人都爲中都學生訢後爲司空侍中

郭赤少孤貧姿貌不偉鄉人莫之識也有女巫相赤後當富貴後至左僕射雍州刺史

北齊綦連猛初與尉興慶謝狼餧並善射小心給事神武左右神武使相者視之曰猛大貴尉謝無官及老山之後與慶救神武之窘爲周軍所殺神武歎曰富貴定在天也猛竟如相者卒以榮寵自畢位至大將軍

段長遠西人龐眷鷹太原人俱有先知之鑒嘗爲魏懷朔鎮將嘗見高祖甚異之謂高祖曰君有康世之才終不徒然也請以子孫爲託與和中啓贈司空公

子寧相府從事中郎天保初兼南中郎將蒼鷹交游
豪俠厚待賓旅居於州城高祖客其舍初居處於蝸
牛廬中蒼鷹母數見廬上赤氣屬天蒼鷹亦知高祖
有霸王之量每私加敬割其宅半以奉高祖繇此遂
蒙親識

暴顯字思祖幼時見一沙門指之曰此郎子好相表
必爲良將貴極人臣語終失僧莫知所去後累遷特
進驃騎大將軍封定陽王

燕子獻字季則廣漢下雒人少時相者謂之曰君處
役在朝代富貴在齊趙其後遇宇文氏稱霸關中
爲典籤將命使於蠕蠕子獻欲驗相者之言來歸神
武見之大悅尚淮陽公主甚被待遇官至侍中右僕
射

文襄時有吳士雙盲而妙於聲相文襄歷試之聞劉
桃枝之聲曰有所繫屬然當大富貴王侯將相多死
其手聲如鷹犬爲人所使聞趙道德之聲曰亦繫屬
人當貴翕赫不及前人聞太原公之聲（太原公卽文宣帝初封郡）也曰當爲人主聞文襄之聲不動崔暹私語之乃謬
言亦國主也文襄以爲我家羣奴猶當極貴況吾身
也

解法選河内人少明相術鑒炤人物皆如其言頻爲府參軍

和士開相中士開牒爲府參軍

皇甫玉善相人嘗游王侯家文宣既即位試玉相術故以帛巾袜其眼而使歷摸諸人至於文宣曰此是最大達官於任城王曰當至丞相於嘗山長廣二王嘗山長廣即孝昭武成二帝初封國也並曰亦貴而各私稽之至石動桶曰此弄癡人至供膳曰整得好飲食而已玉嘗爲高歸彥相曰位極人臣但莫反歸彥曰我何爲反玉曰不然公有反骨玉謂其妻曰殿上者不過二年妻以告舍人解斯洪慶妻洪慶以告帝帝怒召之玉每得過日午時或當得活既至正中遂斬之

焰鏡自言當兵死及被召謂其妻曰我今去不迴若有班定遠之相後至左僕射

崔岡字法峻幼好學泥覽經傳多技藝左工相術爲鴻臚卿武平六年從駕在晉陽嘗語中書侍郎李德林云此日看高相王以下文武官人相表俱盡其事口不忍言惟第一人更應富貴當在他國不在朝吾亦不及見也其精妙如此

後周門帝初九歲封畧陽郡公時有善相者史元華

見帝退謂所親曰此公子有至貴之相但恨其壽不足以稱之爾

辛昂字進君年數歲便有成人志行有善相人者謂其父仲畧曰公家雖世載冠冕然名德富貴莫有及此兒者仲畧亦重昂志氣深以爲然後至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李賢幼有志節不妄舉動嘗出游逢一老人鬢眉皓白謂曰我年八十觀士多矣未有如卿卿必爲台牧努力勉之後至大將軍

隋高祖初仕後周爲右小宮伯明帝嘗遣善相者

昭視之昭跪對曰不過作柱國爾既而陰謂高祖曰公當爲天下君必大誅殺而後定善記鄙言

來和字弘順京兆長安人好相術所言多驗後周大冢宰宇文護引之左右繇是出入公卿之門高祖微時來詣和相和待人去謂高祖曰公當王有四海及[illegible]丞相拜儀同既受禪進爵爲子開皇末和上表自陳曰臣早奉龍顏自周代天和三年已來數蒙陛下顧問當時具言至尊膺圖受命光宅區宇此乃天授非繇人事所及臣無勞效坐致五品二十餘年臣是何人敢不慚懼愚臣不任區區之至謹錄陛下龍潛

之時臣有所言一得書之秘府死無所恨昔陛下在
周當與永富公寶榮定語臣曰我聞有行聲即識其
人臣當時即言公眼如曙星無所不照當王有天下
願忍誅殺建德四年五月周武王在雲陽宮謂臣曰
諸公皆汝所識隨公相祿何如臣報武帝曰隋公止
是守節人可鎮一方若爲將領陣無不破臣即於東
宮面奏聞陛下謂臣此語不忘明年烏丸軌言於武
帝曰隋公非人臣帝彊以問臣臣知帝有疑臣詭報
曰是節臣更無異相於時王誼梁彥先等知臣此語
大象二年五月至尊從永巷東門入臣在永巷門車

下面立陛下問臣曰我得無災鄴不臣奏陛下曰骨
法氣色相應天命已有付屬未幾遂總百揆上覽之
大悅進位開府賜物五百段米三百石地十頃和同
郡韓則嘗詣和和謂曰後四五當得大官人初不
知所謂洎至開皇十年五月而終人間其故和曰
十五年爲三五加以五月爲四五大官榔也和言皆
此類著相經四十卷

韋鼎善相術初爲陳大府卿嘗與聘周與高祖相遇
鼎謂高祖曰觀公容貌故非嘗人而神監深遠亦非
羣賢所逮也不久必大貴貴則天下一家歲一周天

老夫當委質公相不可言願深自愛及陳平帝馳召之授上儀同三司待遇甚厚時蘭陵公主寡帝爲之求夫選親衛柳述及蕭瑒等以示鼎鼎曰瑒當封侯而無貴妻之相述亦通顯而守位不終帝曰位繇我爾遂以主降述述後除名卒年三十九

煬帝爲晉王時高祖密令善相者來和遍視諸子和曰晉王眉上雙骨隆起貴不可言

牛弘初在襁褓有相者見之謂其父曰此兒當貴善愛養之弘後爲僕射

趙綽爲大理少卿守法稱職高祖每謂綽曰朕於卿無所愛惜但卿骨相不當貴爾仁壽中卒官時年六十三帝爲之流涕

宇文述年十一時有相者謂述曰公子善自愛後當位極人臣述後至左衛大將軍參朝政

李景初爲馬軍總管配事漢王高祖奇其壯武使袒而觀之曰卿相表當位極人臣

齊王暕妃早卒遂與妃姊元氏婦通生一女外人皆不得知陰引喬令則於第內宴召相工遍視後庭相工指妃姊曰此產子者當爲皇后貴不可言

唐高祖爲譙隴刺史善相者史良言於高祖曰公骨

之貴以此兒後必錄之而創功業年將二十必能濟世安民矣高祖聞其言甚懼及書生辭出使人捕欲殺之以滅口也而不知所在

乙弗弘禮貝州高唐人也隋煬帝居藩召令相已弘禮跪而賀曰大王骨法非常必爲萬乘之主誠願戒之在得煬帝即位召天下道術人置坊以居之仍令弘禮統攝帝見海內漸亂玄象錯謬內懷憂恐嘗謂弘禮曰卿昔相朕其言已驗且占相道術朕頗自知卿更相朕終當何如弘禮遂巡不敢答帝迫之曰卿言與朕術不同罪當死弘禮曰臣本觀相書凡人之法非當必爲人主至於命也非所敢知久之良復遇高祖乃大驚曰骨法如舊年壽之相頓異昔時勿忘鄙言願深自愛高祖取弘道銀盆置之於地引郭弘道初仕隋爲尚食奉御時高祖爲殿內少監深善之弘道善相因言曰公天中伏犀下接於眉此非人臣之相願深自愛高祖取弘道銀盆置之於地引而中弘道曰願令公事驗之曰賜賞金盆高祖太悅太宗初四歲時忽有書生自言善相詣高祖曰公是貴人有大貴子四目太宗曰龍虎之姿天日之表也公

相有類於陛下者不得善終臣聞聖人不相故知凡聖不同爾自是帝遣使監之不得與人交言初泗州刺史薛大鼎隋時嘗坐事沒爲奴貞觀初與數人詣弘禮相大鼎次至弘禮曰君奴也欲何所相咸曰何以知之弘禮曰觀其頭目直是賤人但不知餘處何如耳大鼎有慚色乃解衣視之弘禮曰看君面不異前言占君自腰以下當爲方岳之任大鼎後歷五州刺史而卒其占相皆此類也貞觀末卒

馬周爲中書舍人岑文本謂人曰周鳶肩火色騰上必速恐不能久爾未幾周卒

隋天綱益州成都人尤工相術隋大業中爲資官令武德初蜀道使詹俊赤牒授火井令初天綱以大業元年至雒陽時杜淹王珪韋挺就之相天綱謂淹曰公蘭臺成就學堂寬博必得親斜察之官以文藻見知謂王曰公三亭成就天地相臨從今十年已外必得五品要職謂韋曰公面似大獸之面交友極誠必得士友攜接初爲武職復語淹等二十年外終恐三賢同被責黜暫去即還淹纂遷侍御史武德中爲天策府兵曹文學館學士王珪爲太子中允韋挺隋末與隱太子友善後太子引以爲率至武德六年俱配流

禮之天綱又謂執曰骨法成就不異往時之言然氣赤脈貫瞳子語則赤氣浮面如為將軍恐後終大願深自戒慎武帝九年執坐事被徵將赴京謂天綱曰更得何官曰面上家人坐在未見動輔角右眸光澤更有喜色至京必承恩還來此任其年果授益州都督武士彠之為利州也勅召天綱詣京師途經利州士彠使視其妻楊氏天綱曰夫人當生貴子乃盡召其子女視之見元慶元爽可至刺史終亦屯否見韓國夫人曰此女大貴不利其夫武后時禍祿衣男子之服乳母抱之而至天綱大驚令舉目瞻視又令

嵩州滄等至益州見天綱曰袁公雖邑之言則信矣未知今日之後何如天綱曰公等骨法大勝往時終當俱受榮貴至九年被召入京共造天綱謂杜曰公當卽得三品要職年壽非天綱所知王韋兩公在後當得三品官兼有年壽然晚途皆不稱愜韋公尤甚滄至京拜御史大夫簡較吏部尚書王珪尋授侍中出為同州刺史韋挺歷御史大夫太嘗卿貶授豫州刺史皆如天綱之言大業末竇軌客遊德陽嘗求問天綱謂曰君額上伏犀貫玉枕輔肩又成必於梁益州大樹功業武德初軌為益州行臺僕射引天綱深

提行而觀之曰此郎君龍睛鳳頸貴人之極也若是女後當爲天下主矣貞觀八年太宗聞其名召至九成宮時中書舍人岑文本令視之天綱曰舍人學堂成就眉覆過目文才振於海內頭又生角猶未大成若得三品恐是損壽之徵文本官至中書令尋卒其年侍御史張行成馬周同問天綱曰馬侍御伏犀貫頂後有玉枕又背如負物當富貴不可言近古以來君臣道合罕有如公者公面色赤命門色暗耳後骨不起耳無根只恐非壽者周後位至中書令兼吏部尚書年四十八卒謂行成曰公五岳四瀆成就下亭豐滿得官雖晚終居宰輔之地行成後至尚書右僕射天綱相人所中皆此類也申國公高士廉嘗謂曰君更作何官天綱曰自知相命今年四月盡矣果至是月而卒

高智周少時與來濟郝處俊孫處約同遊寓於揚州江都人石仲覽傾產以待又嘗引相工觀濟等相工曰四人皆宰相也而石氏不及見焉然來早貴而末途屯躓高晚達而最爲壽耆夫速登者易顛徐達者少患天之道也仲覽貞觀末爲兵部郎中卒後而濟等乃貴皆如相工所言

劉仁軌初爲陳倉尉相工袁天綱謂曰君終當位鄰台輔年將九十後果如其言後至文昌左相同鸞臺鳳閣三品

蕭嵩初娶賀晦女與雒陽縣尉陸象先爲僚婿時嵩尚未入仕宣州夏榮稱有相術謂象先曰陸郎十年內位極人臣然不及蕭郎一門盡貴官位高而有壽時人未之許後果大貴嵩至太子太師象先至太子太保

蔣子愼與鄉人高智周善同詣善相者相者謂智周曰明公位極人臣胤嗣微弱蔣侯官祿至薄而子孫轉盛子愼後累年爲建安尉卒其子繪來謁智周已貴矣曰吾與子父有故子復有才因以女妻之永淳中爲緱氏尉鄭州司兵卒繪子挺舉進士開元中歷臺省仕至湖延二州刺史子貴贈揚州大都督挺子洌渙並進士及第洌歷禮部戶部吏部三侍郎尚書左丞渙天寶末給事中永泰中右散騎嘗侍時高氏誅滅已久果符相者之言

後唐周玄豹燕人世爲從事玄豹少爲僧其師有知人之鑒從遊十餘年盡悴無憚師知其可教遂傳其秘旨既長還鄉歸俗盧程寄褐嘗遊於燕與同志二

人謁焉玄豹退謂鄉人張殷衮曰適二君子明年花發俱爲故人唯彼道士他年甚貴來歲二子果零落於趙魏間又二十年盧程登庸於鄴下後晉陽張承業信重之言事數中明宗時爲內衙都指揮使承業俾帝易衣列於諸校之下以他人詫之曰此非也玄豹指帝於未綴曰骨法非嘗此爲內衙太保歛咸服其異或問帝之前程惟云末後爲鎮州帥時懿皇后夏氏方事巾櫛時有悮肯大犯檳楚玄豹偶見之曰此人有藩侯夫人之位當生貴子赫怒因解其言竟驗太原察判司馬捴不同舍留其居忽謂捴曰公五日之內奉使萬里未見屈數捴數日後酒酣坐爲衣領扼之而卒

王都爲定州節度臨戎數年惟以慘虐爲務不敢竝語周玄豹見之曰形若鯉魚難免刀几

王安節少善賈得相術於奇士因事見末帝於私邸退謂人曰眞北天王相也位當至天子終則莫我知也

漢趙延壽少時有相者云此官豈止於是邪後必有兵甲大權位極列土人或詰云此人妍柔如女子安有大兵權乎俄遷盟津許田沛水宋城連帥宣徽使

樞密使兼領河陽清泰中復爲樞密使
周趙廷乂世爲星官兼通三式而於袁許之鑒尤長
於氣色清泰末胡果通爲司天監廷乂專待詔內廷
嘗與樞密學士呂琦同宿琦從容密問國家運祚廷
乂曰來年厄會之期俟過別論琦敦訊不已廷乂曰
保邦在刑政保祚在福德於刑政則術士不敢言奈
際會諸公罕有福德者下官尋有恤緯之僭尋而晉
高祖入雒翟光鄴權知永興軍膚革肥晳善於攝養
趙廷乂謂人曰翟君外厚而內薄雖貴而無壽果如
其言

大尾終